



雲養集 十五六

~ 16  
2439  
8



和  
2439  
8-8

雲養集第十五卷篇數



追悼文二

哀辭三

告由文三

雜著四 係任庸言  
八家涉筆上

天津奉使緣起

第十六卷篇數

雜著 八家涉筆下

雜文十七

雲養集 第廿五卷 卷之十五十六 一



婦寺之忠所可同日而語也嗚呼自甲申至于甲辰二十年之間時事之變邦國之瘁尚忍言哉時則有若經國遠謨之士貞亮死節之臣冒險直前相繼授命作龍門之砥柱屹立顛波揮魯陽之長戈欲挽白日賢相受過何傷晉太史之直書奸盜乘機竟遭靖安坊之奇禍長城忽焉自壞朝堂為之一空萇弘輔周空化千秋碧血元咄扶衛誰白一片丹衷至如戚聯椒房貴近宿衛義同休戚血濺禁庭將軍之頭可斷侍中之衣猶存又如擁旄分符慘罹鋒鏑常山老守罵敵捐生南八男兒不屈非義又如有志士官青年留學莫不淬勵琢磨為國効用憂憤時事不惜身軀奈無愚公移山之能猶切精衛填海之志竟乃橫被羅織駢首就刑白水青山尚有哀哭之婦殊方絕域永作未歸之魂可為涕洟寧不酸鼻迺者 天鑑昭回恩詔曠蕩

生既入於玉塞死難作於九原歷朔風霜誰無同患共難之誼瞻望藁里盡是輕生殉義之人茲擷良辰庸伸追悼伏想洋洋毅魄濟濟英靈後先相將繽紛來降雲車風馬曠故都而迴徨霓旌霞旆望天涯而明滅嗚呼諸公生匪為躬死豈忘國側身天地哀民生之靡依舉目山河歎人間之何世是知大權掣迴之日即我諸公目瞑之秋幽明無間靈犀貫徹要使千載之下禪此一副熱血而已聊陳悲痛之辭以代馨香之奠

岡本柳之助追悼文 壬子

墨翟宋杼古之志士排紛解難惟利是視公獨不然義之與比被髮纓冠憂人如己西勢滔天東注瀾瀾墊昏昏溺瓶頌壘恥公時西渡欲扶隣紀經歷險艱百折靡悔事蹇身遜腔血猶紫分甘溝壑善道

守死暮年遊滬壯心未已何命之屯一疾不起為善無報難諶者理  
同志兩泣援筆難泚惟此槿域公所留趾青楓關塞精靈若適撫念  
疇昔慨發唏歎此椒糝庶不我鄙

哀辭三

從弟國卿哀辭 乙丑

嗚呼哀哉惟君奇偉峻整之器秀潔儁爽之姿個儻不屑之志明敏  
果斷之才精察乎善惡之機縱橫乎文墨之規病莫病兮聰明而多  
知傷莫傷兮生非其時悲莫悲兮永相離惟予生之飄零兮與汝長  
于苔之涓坐樹根而讀書兮過庭下而學詩循夕砌而並詠兮山鳥  
唳其下儀芳辰開酌風雪關扉君倡予和若頃若麓不顧人之文繡  
兮謂此樂之無期嗚呼良玉未出於荆山鸞鷲將下於西岐岡先焚

而羽沉兮夫孰見其祥輝塞天倫之知己兮獨依依而焉歸萱闈重  
戚萼樓凋零兮又忍令孀號而孤啼君獨究其無悲嗚呼天不佑善  
謂之何哉志于大者不容於小行乎古者不諧於時悒塵寰之逼陋  
兮慨漢唐之日卑迨氣息之將終兮猶眷眷乎傷時抱茲器而長往  
兮終約窮而無所施嗚呼哀哉兮亦獨何為八日辛未兮是汝葬期  
山日兮荒荒孤墳兮雀巢隣仲氏之佳城兮草三宿而離離真從此  
而大別兮悲填臆而難為辭

安山知縣尹公象誼哀辭 並引 戊寅

寶山尹公長余十歲少相知晚相隣性清高絕俗見之使人忘名利  
之心幼有至性事親寧神年五十三居憂以哀毀成疾不起四方知  
舊咸來吊于其堂兄淵齋先生先生泣謂曰吾弟賢而有行詩有神

助不幸云亡又無一箇遺嗣收拾中衍後死之責其在老夫乎諸君幸無惜一言以慰長逝者之心允植收淚而歎曰運會標季賢人無命乃為之辭曰

蘭之倚兮生空谷挺立高介兮淒風霜秋日惻愴兮思纏綿長淮絕涸兮刀掩鋌皎皎霞外兮人如玉歌詠南陵兮貧不憂囊奉檄兮知喜旋歸來兮滌滌三年柴設兮未授祥琴不忍永違兮反面泉臺天不錫類於孝子兮撫遺燭而重哀昔余來此仁里兮竊慕公之高義樂晨夕而揚權兮感風騷而托寄謂盛寒之可期兮倏弦矢之相離傷千古之一朝兮眇黃壚而淚滋

印奉事永哲哀辭 並引丁酉

夫好義之士尚氣然諾一朝邂逅急人之難或至捐軀而靡悔者有

之至若定交於勢利之外不以盛衰貳其心久而彌篤終始不變非君子之交不能也余於印君世卿見之矣世卿諱永哲號嶠亭世卿其字也其先籍喬桐中世移居于沔川峨嵋山下竹洞以耕讀世其家世卿少學于其大父竹溪公及長勤儉力穡以養其親父病截拇指以進之後覺其非與人言常諱之其服善徒義恥徼虛譽蓋如此睦于宗族篤于朋友出於至性鄉中人倚恃如親戚丁酉五月以疾終于家年僅五十八官止永懷園奉事嗚呼惜哉丁亥夏余以罪謫沔川寓居于邑西靈塔寺寺距竹洞十里而遠山逕逼仄世卿捨其家務日來相問雖大風雨甚寒暑不計也恤窮濟乏恩若骨肉其子東植與吾晝夜相守左右服勤如是者凡八年如一日而無倦色嗚呼難哉此豈勉強而能之乎余生性迂拙於人不能歎由世卿之取

於吾者直迂拙而已然世卿之秉心不渝無愧古人即其天賦然也  
非余迂拙之所能致也於是于世卿可謂知我而我亦不可謂不知  
世卿也嗚呼今焉已矣吾將誰與論此道于世卿有氣有才使之當  
官必能盡職而不獲見用於當時又不過賢士大夫爲之先後屈沈  
祠官姓名不出於鄉邑之外獨與余一箇老僂人相終始豈非命耶  
辭曰

嗟余生之晚暮兮覺交道之日非相徵逐而詡詡兮天生死而爲期  
羌面好而心違兮或始合而終離惟子生之秉貞兮志彌堅於金石  
昔余遭夫斥逐兮人若况而鐘迹子之愚兮不識世故甘與共此患  
難榮枯不能移其情兮托孤操於歲寒嶺岷峨兮蓮峯蠹蠹朝來  
暮去兮秋復春路漫漫其流潦兮壑凌兢而封雪衝冒寒暑而不知

瘦兮氣虹翥而霞鬱禪扉闕其畫掩兮形枯槁而坐忘聞驢鳴於山  
阿兮喜可知於谷筵迨僑居于花井兮作東都之良主昇家政而聽  
子兮使我頓忘羈寓之爲若余承召而還都兮遂分張於南北惟肝  
膽之相照兮豈山川之能隔余又獲戾而屏郊兮蹇跋涉而來慰悲  
吾道之數窮兮覽容髮而累歎高秋兮落木送子歸兮心惻指前期  
之不遠兮勉固窮而努力倏經冬而易春兮撫時序之騶驛朝得書  
而方欣兮夕忽聞夫凶音推食案而驚呼兮月黑風嘯兮江天陰何  
二豎之不仁兮奪吾世卿之速也長淮絕澗兮神鋒掩鉞八百其身  
兮不可贖也憑雲山而遙吊兮涕零襟而如霰十年之交一朝斷絕  
兮將何處兮復相見重曰蹶蹶良士其心嚼兮嗜義如命施不報兮  
二孤克家典型肖兮子子孫孫續前好兮臨風儼詞子無懊兮

告由文

三〇別屬別慰寄祭文二十五首並不錄

祖考墓榮掃告由文 甲戌

伏以家運中否殆近百年憲憲府君守道介然有德不施有才不稱以遺不肖獲承餘慶 聖主臨軒五月之望丙科第七策名金榜繼登瀛館榮極憂深皇皇府君朝夕照臨懿厥秉心公正無頗雖在布韋憂國如家將求儀式典型莫攀敬陳酒果涕泗汎瀾

先考墓榮掃告由文

伏以誰無父母誰不拊育生貽劬勞念兒維獨兒生八歲未離于懷酷被禍罰蒙不知哀維叔父母恩若已出勤閔鞠養保有今日乙丑春冬升庠筮仕自楊入京攜婦挈子今年暮春朔日癸卯猥中館試獻相主考邦有元良廣慶識喜五月丙辰臨殿取士遂登丙科名在

第七六月辛卯廁迹密邇職思啓沃 恩造踰分既賦險釁早失庭訓學蔑業荒何以事君才疎慮短何以立身榮耀雖極風樹莫逮累茵列鼎豈獲負米履露怵惕感淚先迸敬陳酒果追慕餘慶

祠宇奉安後告由文

維歲次辛卯八月壬辰朔十八日己酉不肖孫允植敢昭告于列位官爵序次府君伏以允植賦命險釁早罹鞠凶未伸一日之養永抱終天之痛竊念孝無所施忠可移國惟有立身揚名庶可闡明幽潛以是策勵自奮不敢荒棄晚獲一第誓心圖報自十年以來國家多虞承乏在事不遑寧居三年之間驟躋清顯榮既逾分理必招災雖淵冰之戒恒切于中既已許國義不敢自有其身夷險向前趨走為恭者又二三年矣人或懷戀祿位不能勇退之疑然事勢拘牽有難遽



決惟我祖考在上庶幾鑑之乃於冥冥之中禍機日深識慮昧短觸處生疣自知罪在必死幸蒙 聖恩寬大薄施湖沿之謫屢經寒暑一縷屢存又餘厄未盡容禍疊起數年以來家衆零落殆盡惟餘父子兩人落落相望孤子辛酸轉益無比尤有情理之所不堪者孤露餘命平生所瞻依者惟在廟宇而今焉闕參祀事已五周星矣是知不徒不忠於國抑且不孝於家不徒得罪於人抑且獲戾于天復誰咎我復誰尤我今羈棲既久京鄉知舊多勸以移家來住者竊念此事於義未有所恃於情寔為可合中東先賢多攜眷赴謫令典之所不禁爰就所寓寺前人家搬移京眷謹奉列位神主安于新廟地遠桑梓山隔松楸殊鄉寓奉豈其素料嘗伏見家中古蹟顯高祖考謫居湖南時我家暫寓于結城花山花山距此不滿三舍山川風土大

畧相似與生疎遐僻之鄉有異庶幾明靈莅茲安止伏地愴痛不任嗚咽謹告

雜著四

保任丁巳

牛服田馬服乘鷄司晨狗警盜牛不服田而天下之民斯饑也馬不服乘而天下之民斯疲也鷄不司晨而民不知朝矣狗不警盜而民不得安枕而卧矣柵豕笑之曰天下之能惟有彼四畜哉曷為若是不出力勞苦也而吾羣居逐逐盡日而無所為猶且糟糠不廢鞭策不至腹脹膨脝樂且無殃倉鼠笑之曰彼仰食於人猶有所苦而吾穿人之墉偷人之穀巢穴于廩庾之中出入乎瓶盂之間鎗刀不能加矢石不能及是吾之能也昔者唐堯氏之世民被洪水不稼不穡淪

晉以溺莫之相恤當是時也元凱之流盈朝括口斂手而莫能自舉  
絲獨任之苦心湮流九年而未成由是觀之遇事直前者妄也彈智  
自用者殘其命者也隨機斂避者明哲者也拱手待成者聖於身者  
也雖然有患彼人皆曰明哲則天下之職斯瘵矣夫天之生民有物  
而有則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也推類以往其道萬千  
彼人皆曰明哲則天下之職斯瘵矣孝可以廢也忠可以滅也別可  
以亂也序可以紊也信可以毀也惟不可去者慈也色也財也人各  
知愛其子慕其色貪其財是則禽獸而已矣故曰明於利者不明於  
義聖於身者不聖於人堯舜以舉賢為己任禹以疏濬為己任任已  
而天下之事成矣伊摯任道孫吳任兵共倕任巧賁育任勇師曠任  
聰禹朱任明比干任忠史魚任直湯武任仁桀紂任暴是故善者任

則天下治不善者任則天下亂一治一亂天之道也無善無惡是謂  
混沌昔伊尹之治商也匹夫匹婦不獲其所則若已推而納諸溝中  
孟子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捨我其誰也夫伊尹孟  
子天下仰其成百世師其德若是者非任之善者耶天任而不息地  
任而載物日月任而不過四時任而不忒山任而成其高水任而致  
其濶纖芥之微跬步之頃莫能離之離之斯壞矣今也以任為大諱  
一人任之則其父兄詈為妻子懼為童僕諱為愛者傷其心惡者喜  
其罹今一身猶不可任而况一家乎一家猶不可任而况一國乎一  
國猶不可任而况天下乎古之君子方正元直今之君子周循謹飭  
古之小人偏頗側僻今之小人行圓而恭有事則曰非吾能也上以  
讓下下以讓上外飾謙讓之美內懷利害之心聽者不以為怪言者

不以爲恥因循姑息更相沿襲以爲此禮義之邦也古之時一政之誤一事之失皆有所指有王者作芟而除之若發蒙也今也百姓日困而莫知所以然網紀日頽而莫知所以由雖有明辨者亦無如之何矣不知君子是小人乎小人是君子乎則是無任之之故也故曰古人之智不若今人之智也昔者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逃於箕山之中洗耳於清泠之水舜讓天下於支伯支伯曰吾適有幽憂之疾未暇治之而况治天下乎彼二人者果其賢乎哉是欲獨肥其身者也然且歷世稱之曰許由支伯視天下如草芥天下者羣生之所畜也代天而理謂之君代天而教謂之師苟或利之則殺身有所不辭也而况如草芥乎是故後之欺世盜名者祖之避害趨利者祖之是所謂遁逃藪也今夫雇丁受人之錢鷄鳴而起手足胼胝必思所以

報之彼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故曰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故受養而不知反者則牛馬鷄狗之不若也一夫任之則百夫毀之又從中而沮其成有任者百事是而一事非則相與揶揄而笑若是乎任者之難也任者謂之癡保任者謂之妄癡妄之人不與同席嗚呼非妄者妄也妄之者妄也彼忠國則不任而殉貨則任之安民則不任而貪色則任之方其任也天下唾之不知愧萬口罵之不知怕然且丹其轂朱其門鼎其食紉其袴出而使氣於人而人不敢仰視入而驕於妻妾而妻妾服其能威震朝野澤流子孫人見其行事如彼而得福如此於是前日之唾罵者甘心而學其所爲且十倍焉乃反以唾者謂之誣罵者謂之賊不旋踵而沼其家自是以後無繼唾罵者矣無繼唾罵者而四境寧

謚矣人生八歲其父兄詔之曰必理爾容豔爾服巧其趨踰便其言語及冠詔之曰毋擔事毋直言如此可謂孝矣貪酒嗜色謂之豪傑曲眉善諂謂之佳士罵詈詬書謂之快活佻言鄙貌謂之風采遊戲輕薄謂之發越飲食流連謂之繁華馬吊江牌謂之需用剝民培斂謂之手段延攬市井謂之誠款守錢吝嗇兄弟反目謂之規模柴米魚鹽較倍量筭謂之通物情以強凌弱謂之理之常也失身附勢謂之當然之則一云孝子其人則世之棄人也一云忠臣其人則世之棄人也一云讀書之士其人則世之棄人也滅棄忠孝狎侮聖賢是為數倫伯鯨之所不為也人有恒言今世無才夫何嘗有無才之世乎雖有聰明之質睿智之才幼而習乎父兄之詔長而染乎朋友之言如此而能不變者未之有也學道甚苦而學之者以其有用也行

義甚難而行之者以其有效也若夫苦而無用難而無效雖三尺之童亦辨其不可而况粗知世情者乎古之讀書將以需世今之讀書被人嗤侮人有恒言曰讀書無用彼非激世之談也其真知如是也是以君子拊心隱痛不能寧居夫書者聖賢相授之心法歷代治亂之明鑑舍此將奚以哉是以終身黜黜自賊其身一朝臨小事僅如毛髮茫然如墜烟霧汗發至踵莫知所為則亦何歎之有哉若此者自賊其身自賊其子賊夫天下人之子者也今焉舉天下之人相賊庸詎知吾與爾之分也吾聞善醫病者先攻其根善醫俗者先治其源今天下之病斯夥然而多矣其實皆支流也綱紀一振無不正矣醫俗之道不一急者緩之柔者剛之在審勢而措之矣若其拔木而回瀾在乎能用任者矣人皆曰天命天命彼蒼蒼者穹然而覆無所

係私曷嘗教斯民姦究哉教斯民悖慢哉天豈獨於斯民病之哉李  
泌有言曰天命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君相所以造命者也為君  
相者亦言天命則是禮樂刑政無所用矣商書曰我生不有命在天  
此紂之所以亡也由是觀之彼動稱天命者是欲不任其咎也人之  
不任天獨任之乎如有用任者則天下之人皆任矣天下之人皆任  
而賢才出矣何以知其然也彼自任者必有藝能雖無藝能必有志  
尚志尚一立知貪婪之可鄙也知素餐之可愧也知素餐之可愧則  
始可以有為矣凡用人必先觀其初今之取士在於詞賦詞賦之目  
類多頌德惟有司之至公無私者必取善頌德者士以善頌德進則  
何望其有終乎此乃長詔諛之風也如有自任於林下者必聽其言  
語攷其行事一朝舉而置之通顯其人必兢兢焉惟恐其言之不副

也竭其心思明其耳目必思所以稱之如此然後父兄知問其子弟  
之荒嬉也子弟知讀書之為貴也草野之士得聞政事節屋之下得  
講經濟之道矣子獨不知富家之術乎奴任耕作婢任蠶績當事不  
讓不相越職視主人之事若己之事有利則歸之有害則分之主人  
之利則吾身之利也愚者不知也乃曰利歸於主於我何有我東里  
有韓氏老力穡成家身致千金夏月袒跣脫幘極木而編籬流汗被  
面其友人過之曰何乃自為勞苦不有臧獲乎韓氏老曰去非汝所  
知也彼鹿豕之愚蜂蟻之微終日營營皆能食其力天之視我豈與  
蜂豕有間哉故曰食不蕩德必有天殃遊食之害甚於螟螣而吾計  
一日之食作一日之事否則食不下咽睡不甦息四肢一惰則疾疢  
交侵是以不知苦也夫一家之小不任不成而况天下之大乎彼自

食者猶不敢自逸而况食人之食者乎是故君子任道小人任力上下相任而天下成矣后以堯舜為己任臣以伊周為己任士以孔孟為己任相帥其是相責其非而百度貞矣夫能任者必確然自守昂然不羣雷霆臨之不變也積金至斗不易也天下譽之不喜也天下毀之不摧也如此者其將克負荷者乎不歸咎於天不讓能於人施措有成乃敢大言予有偉績夫孰能非之哉用任之道必先富其家上可以悅父母之心下可以和妻子之色然後可以盡其用凡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人必濟其貧窶是謂養廉恥也昔箕子謂周武王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乃用任之道也用任之道不急責其成不細求其疵優遊寬假盡其才而後已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和平

庸言

庸言者中庸之緒言也又庸常之言也書凡上下篇上篇不錄

聖人蘊奧含章未嘗盡言至於繫辭不可得而掩矣賢人承其統而重其傳未嘗盡意至於中庸不可得而遺矣故雖天下之至辯莫以容一喙雖天下之至能莫以添一筭渾渾爾榮榮爾幹幹爾井井爾易繫曰天地之道貞觀何謂也曰天地示人以跡聖人示人以用跡者使民則也用者使民行也故有用必有體有體必有用措諸用而不可則是無體故也故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語由其末而求其本者也由其事而求其理者也道也者合事理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後世說者或以為分人物而言或以為合人物而言分者由末而求本也合者由本而求末也夫以愚陋未可擬議然辨則惑矣書曰降衷于下民未嘗言物矣乾之象辭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未

嘗言合矣樂記曰物以羣分性命不同孟子亦嘗於告子之荅痛說其所以異之故後之人從何而見其同耶今也雖講明此道不可以教牛為仁教馬為義雖有堯舜之智不可以變化則是知之無用者也知之無用則君子不言其理而況辯之强者乎好言微妙淪虛而不返者釋氏之學也明實理踏實行自適及遠者君子之學也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有相近而理絕不同其意蓋可知矣所謂一原也者則有生之初也有生之初則混然一理也混然一理則天地好生之德也所謂異體也者則有生之後也有生之後則品物流形者也品物流形則天地生生之事也夫以好生之德賦生生之事人得其正且通焉物得其偏且塞焉有是四端者為人無是四端者為物此所謂理絕不同者也人物之所

同得者慈子也嗜利也好生而惡死也通以言之則好生之德也此所謂理同者也古者民俗淑善聖人之化淑故人各知重其性而愛其身及乎戰國邪偽日熾民之造惡者多遂昧其性若不可化於是鄒孟氏作推其本而發性善之說其言至矣盡矣世愈降而理愈晦荀氏楊氏韓氏之說錯行於其間至於周張程朱作而復推極其本以為人物之生皆原於善善者何也即天也天者何也即好生之德也其言高而不悖於道繁而不害於義論心性者帖然無異辭無暇及於人性之善惡於是性惡善惡混性有三品之說廢而不行性之辨止於是足矣夫古之人既竭其心思費其唇舌明此道也我當固執而勿失行此道也過於知者猶不欲含默而處古人之後也乃舉已之四端分排於飛潛動植以復明前訓以為虎狼之於仁也蜂蟻

之於義也。獮之於禮，雖之於智類也。至於一草一木，亦皆傳會而成。之求諸聲而不得，則求諸色；求諸臭而不得，則求諸味。見人之說物性之惡，若古人之斥人性之惡之嚴，於是古昔聖王所以訓民之志，鄒孟氏推原之義，周張程朱一原異體之旨，全然復晦而人物乃混淆無辨矣。孟子曰：親親而仁，仁民而愛物，彼親於我，故我親於彼。彼有四端之德，故我施四端之德。彼有好生之心，故我加好生之心。以其所有，加其所無，可謂知乎夫人者。受天地之中稟五行之秀純粹，至善萬理具備，成位乎中，參贊其化育，是故天者萬物之父也，地者萬物之母也，人者萬物之師也。今乃以其至貴比其至賤，不幾乎自暴也哉！是以天施之地，生之人，教之所謂盡物之性者，如牛耕馬載，灌水爨火，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獮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射

祭獸，然後田獵之類，是也。通以言之，則推其好生之德也，甚矣辯之為害也。君子之所以慎密而不出也，是故庸易之所不載，不言可也。堯舜之所不能不謀可也，舉天下之人以口計者，不啻萬億而不能盡其言。統古今之人以儒稱者，不啻萬億而不能盡其事。中庸之首章曰：天命之謂性，所以教為人之本也。夫子曰：索隱行怪，吾弗為之矣。隱者無用之體也，怪者無體之用也。苟有體有用，吾夫子已先為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未知事人焉知事鬼。由此觀之，雖在人罕能知之。况物之性乎？善乎韓氏之闢佛教也，韓氏之闢佛也，只論其非先王之法言，與非先王之法服，與其滅倫紀，毀肢體而已。未嘗究其本原，心術之微，何者？觀其末流，足知本原之非本原不足辨也。故其為說也，正大明白，無有礙障，綽然有裕。使時君賢明，宰輔忠直，則



佛氏之教可息於中國矣後之人才知不及古人以為古人見粗不足以及服其心乃研究微奧揆其本原及其至也乃絲毫之間不可復辨而身反染佛後雖欲強顏斥之出言發辭已與佛家氣味相近何服心之有甚則並與言語服食而做之已甚則化其頭鬚變其居處倒戈而擊孔氏之徒故曰闢佛莫如韓氏也曰韓氏之闢佛固善矣孟子之斥楊墨似異於是曰烏可同也楊墨之言語衣服不與人殊居處飲食不與人殊楊氏為我近乎忠墨氏兼愛近乎恕此足以亂聖人之道故辨之不得不濶也曰孟子之辨楊墨則有之矣其答於告子也無乃已細乎曰告子言儒者之言服儒者之服居儒者之居食儒者之食慕法先王辨論心性此其至近而尤難辨者也故孟子剖析精微殆無餘蘊豈其害甚於楊墨哉抑不可攻其末而解人惑

耳今佛者言語衣服居處飲食執其一端將不勝其斥矣暇論心與性情哉

天津奉使緣起 壬辰

我國素無他交惟北事清國東通日本而已自數十年來宇內情形日變歐洲雄長東洋諸國皆遵其公法捨此則孤立寡助無以自保於是清國及日本皆與泰西各國修好所立約者近二十國日本舊有蘭白執權自通洋以來日皇廢蘭白而親攬國政凡治國鍊兵製器征貨等事悉用泰西之法滅琉球拓北海號稱東洋強國日本最近者莫如我國政紀以後通書契于我朝廷朝廷以書契多違蕩式令邊臣却而不受至於八年之久丙寅春日本派使乘兵船入江華要約不得已許之俄羅斯廓其境土至于海參崴屯兵開港與我

國邊疆只隔一水如虎豹之在衛時安南緬甸琉球次第削弱至於滅亡我國猶未知也安南則與法國修約緬甸則與英國修約琉球則服事日本此三國不願廣交專仗一國以為可恃事久變生漸加侵凌國勢積弱無以制之他國則素不立約以局外處之不敢過問孤立無援遂值傾覆清國鑑於此三國之禍為我國深憂之蓋此三國皆清國通貢之國棄舊悅新自取禍敗清國雖欲救護實有鞭長不及之歎且在約外不復過問海外荒服又無損於清國之大計故不能力爭至如我國水陸相接為東三省藩籬清國視同內服故欲先事設法俾不蹈三國之轍北洋大臣李少荃中堂鴻章屢致書於福山及山響相公開陳利害勸與各國修好不然則將為狎隣所制悔之無及矣其策有聯美親清國二者為最要聯美者美國比歐洲

諸國最為公平順善又富於財無貪人土地之欲先與美國商立善約則嗣後他國立約亦將悉照前福無見欺之患又美人好排難解紛必不容各國偏加凌侮此聯美之利也親清國者我國服事清國自有數百年相守之典禮然海禁既開我國亦以自主立於萬國之中則內治外交清國不復干涉而我國素昧交際若無清國勦助則必隨事失誤故中東兩國須加意親密隨機暗幫如一室無間則亦可以禦外人之侮此親清國之利也津門諸人又多方為此說以勸之庚辰冬天津海關道鄭藻如以少荃之意致書于我國年貢使臣使之歸達我廷其論有聯美七利且曰朝鮮既許日本通商各國必將援例而至果能一概謝絕今日之論誠為贅詞若明知萬萬不能必待其異日別生枝節而後許之不如今日許之而可泯形跡也必

待衆國交至而後許之不如擇其較可親者而先引以為助也宜借  
學生赴津為名迅選曉事大員來津商辦機不可失惟此議必須慎  
密勿使他隣知之自 上深嘉其議斷欲行之奈國論洶洶以和洋  
為非不可力遏翌年辛巳三月始有派送領選使之命至是年七月  
余猥充使銜時余在湖南順天任所聞命倣裝入京率機器學徒七  
十餘人迫歲到津屢謁少荃談紙成堆蓋議約事居十之八九而學  
造事不過一二耳到津後承少荃指導屢以約事專使函達而我國  
事素多持難又碍於浮論事多滯滯余以是每於談次屢被困迫而  
自同癡人惟婉辭謝之而已每談罷歸館手繕談草付上本國以備  
乙覽錄底稿於行曆中其與他人晤談非汗漫說話者亦載之壬  
辰季夏謫居無事屬印君東植移謫行曆中談草彙為一冊命之曰

天津談草畧述緣起於上蓋識我國與外國交涉自此始也

八家涉筆上

並引庚午○汕北  
老人中耆永頌評

余年十四五時知好八家之文嗣後二十年之間疾病冗擾未能  
卒讀庚午冬家居無事日夕課子弟授句讀之餘輒伸一二紙觀  
作者之趣其好惡取舍大率與往時無異可見余之識不加進也  
山家蚤眠夜濃獨坐每展卷一讀讀輒油然有思信筆書之書已  
復自讀一遍風雪敲扃鏗然與書聲相和頗可樂也若其擲撫評  
品已有前人之述在余何敢贅余所言者皆其素所懷抱無因以  
發者今因八家之文而得發之猶牧羊者因牛念馬因馬念車因  
車念蓋遂夢由蓋鼓吹身為王公夫王公之與牧羊遠矣然非羊  
無因而至王公之想余於此亦云故命之曰八家涉筆

韓文一佛骨表

凡納說於其君而不得君之喜怒者雖日工數十章亦無益也韓文公以諫迎佛骨遭憲宗不測之怒幾至於死然余謂憲宗之滿心歡喜殷勤祈福之心亦由此而少衰何以知之方帝之怒韓公也羣臣乘度等欲寬之帝曰愈謂歷代帝王奉佛而成天從言何乖刺耶固不可赦及貶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悟復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從耳是其一篇之中惟事佛年從之語為憲宗之最沮喪最寒心處故雖怒感于外而入裏者深重言復言終不能忘見其重言復言而終不能忘然後知向之佞佛之心于此少沮也

二潮州謝上表

夫人竊則見真情急則露本色余讀韓子潮州謝上表慨然知文章

之為不足貴也方其投書光範以道自任所言者仁義道德所期者周孔顏孟何其偉哉及夫一言見忤奔竄南荒援絕望斷窮愁蹙蹙乃反鋪張主德稱述已能欲以區區之藝迎合上心其所自處者不過在相如子長之間耳所謂任道自重之士處窮固若是乎然則曩所言仁義道德者假之以文吾文而已孟子曰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也夫韓子今而後乃歸之矣余然後知文章之不足恃也或曰韓子遭患憂讒姑為此遜言以舒上怒君子之所矜怒也夫所謂遜言者陳其憂惶慙悻擯斥可憐之狀亦已過矣如云定樂章巡泰山明示得意者是果君子之言耶

公迎合少年奮羊馳驟或有此等語若到老  
歷痛癢又未嘗不圭角鋒銳磨礪圓熟耳

三原道等篇

古人亦  
有以韓  
子之統  
而其言  
而忍未  
嘗如是  
明暢非  
有得乎  
中者深  
則何以  
及此不  
覺敏莊  
誦

易曰言行者人之樞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夫文者言之著也故  
文至則近於道行至則有自然之文諸葛武侯非操觚治詞章者而  
前後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者以其忠之至也韓文公未必有存  
養踐履之工而其與孟尚書書送文暢序及原道禘祫議諸篇擇之  
頗精守之甚確往往合於聖賢之言者以其文之至也夫文之至未  
若行之至然及其至之則亦難矣哉故能開衡雲而子鱷魚豈非動  
天地之一驗耶愚嘗論文者華也行者實也古之君子有實斯有華  
自孟子沒後華實俱墜歷千餘歲至韓子而華始開又歷三百餘年  
至有宋諸賢而實始成夫華非實也然實非華亦不成有宋諸賢之  
能得不傳之統者以有韓子倡導於前也何以言之自秦漢以來論  
道術者揣摩影響不識本原之旨能知推尊孟子自韓子始稱述大

學之旨自韓子始痛闢佛老扶衛吾道自韓子始此三者誠萬世之  
功也其徒李翱張籍等徧於天下皆以其法傳授後學至于有宋而  
去唐不遠穆修尹師老歐陽修等又聞其風而興起能以經術為文  
而濂洛諸賢於是乎繼作刊落其華摭收其實遂開理學之門其所  
以為學也則尊孟子也表大學也闢佛老也此三者皆韓子之所發  
端而不能濛造者也夫不能濛造而能發其端者蓋緣修辭極功幾  
乎與原相逢豈非天將啓斯文而默誘其衷歟嗚呼若韓子者可謂  
文之至也余故曰韓子得其華宋賢得其實斯道雖至宋賢而大明  
韓子倡導之功不可少之也

四典祠部陸員外書

余觀韓文公與祠部陸員外書知唐之取士於試文外又取行誼聞

雲

唯

天

世

望故韓公薦侯喜等十人於主司韓公之中第也亦由梁肅王礎之所舉以今觀之豈非所謂循私者歟我東取士之法古亦如是自屬托公行而此法遂廢夫今之所謂秉公者亦可知也母問其人之賢否取攷其文而合於主司之眼者是拔是擢此猶以為未也母問巧拙閉目信手而取之又恐如此而偶得知名之士招人疑議於是開視其糊名取下鄉僻姓世所不知者列於榜中以示至公之意是以屠沽馭僮之倫充斥場屋以徼一日之幸殆不勝其擾攘矣

五論史書

世皆以昌黎之不作唐史為恨雖當時之人亦然故柳宗元劉秀才嘗勸之作史張籍勸之著書昌黎輒張皇其辭以拒之此誠何故也或曰人之稟才各有所偏昌黎長於論道著書作史非其所好今有

人善博而不能奕曰我性不喜奕是亦工之未至耳古之人有達而著書者周公是也昌黎曰竅然後著書古之人有作史而不遇禍者孔子是也昌黎曰作史懼禍此豈非窘辭耶其答侯繼書云僕少好學問無所不觀然其所志惟在意義所歸至於禮樂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為大賢君子者故每讀書輒用自愧此昌黎所以不欲著書作史之意也夫成一家之言而述一代之史者不通乎禮樂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則不可為也而此昌黎之所短也若復臨急蒐獵陳其數而失其義者昌黎之所不為也故不欲下手然蓋其心則未嘗不慕焉故曰今幸無事將試學禮樂等書又與崔立之書曰將耕於寬閒之野求國家遺事攷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無窮是其意

豈嘗一日忘作史哉顧曾次有自視欲然者故遊辭護前不欲示人以樸也張柳輩不知此意每鬱悒歎惜而競勸之何其固哉孔子曰益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余美昌黎之能知此意以著後世作史著書者之妄

六與胡生秀才書答呂整山人書

胡生秀才者不知何人也韓公與之書曰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思想無已此不過聞號耳至愛相念情溢幅外今之世有賢公卿能愛才恤窮如此者爲士者可以無憾乎是以韓公於時得接後輩之名焉有呂整山人者其才識似遠不及胡生而一見復責韓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何其突然也韓公之答曰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禮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也蓋公之好士如饑渴於人無所不容然夫破衣麻鞋口出無味之言安往而不見困哉

七送人序

送人序最難得意凡求之於我者皆欲其譽已也枉道而循人文之賊也然其勢亦不由不有過情之稱所以難也余觀昌黎諸序亦不免此故其與平生知舊及門生方外之序盡其所欲言者而無可言則止故其文沛然若有餘至如位顯而交疎其勢出於我右者雖藻繪滿眼常有拘束之意蓋其勢然也然細看則亦有作者之微權或鋪張其恩遇職事之重以責其報或褒其前績以勉方來或極口以贊其長而微婉其辭於短汎觀則渾然無迹而皆含陳勉規諷之意

此為得風人之旨也與

八毛穎傳

毛穎傳韓文之俳諧亦以試見其史才耳張籍所云駁雜無實之言正指此類而柳州所稱良史才者亦以此也蓋其為文酷摹子長滑稽跌宕宜悅時人之眼而當時之人大笑以為怪此不可知也柳州文如其人玉潔寡合然乃澁喜此文至此之武公之戲謔文王之葛蒲蘆此亦不可知也

九斥佛

余嘗著庸言曰善乎韓氏之闢佛也惟論其非先王之法言非先王之法服與其滅倫紀毀肢體而已未嘗究其本原心術之微何者觀其著而知其隱本原不足辨也故其為說也正大明白無有礙障而

朱子類論釋曰  
類論曰  
今不消他  
窮究他

伊川所謂工  
就迹了工  
斷後逃了  
他既父母  
其說得母  
雖說得也  
道不得也  
使不得也  
此斥佛  
極明快  
之大文  
字也  
見所謂  
四十二  
章經不  
過一而  
卷子而  
佛書之  
初入中  
國而緒  
譯者也  
其言皆  
質直淺  
近無不

綽然有裕後之人才智不及古人以為古人見粗不足以服其心乃研究微妙揆其深奧及其至也乃絲毫之間耳不可復辨而身反染佛後雖欲強顏斥之出言發辭已與佛家氣味相近何服心之有甚則並與言語服食而做之已甚則化其頭鬚變其居處倒戈而擊孔氏之徒故曰闢佛莫如韓氏歐陽氏其次也夫佛之入中國也其初不過夷狄淺近之言徒以禍福誘小民及其久也有才好奇者駁駁去陰掠吾儒之微言附會竄掇以演譯其書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皆吾叛儒之所為也非佛氏之所可能也余觀所謂禪林寶訓者皆宋時高僧之言行也其言往往與吾儒性理諸書無別夫儒家言性盛於宋時而佛家言性亦莫盛於宋時由此觀之儒與佛互相出入皆蕭牆之事非西來之本旨明矣今儒者以性論性佛者以

卷之五  
雜著  
性論  
佛者



不可知者亦無幻惑然此諸國中無家書之免於石梁之覺華嚴等書出而始有論奇怪之中國人皆怪之撰者杜撰之所謂佛亦不

心論性夫性與天道夫子之所罕言而今為茶飯彼其彊辯妙喻是以相支沒身歟不見其端况欲以此而上開君上之惑下牖萬民之迷其可得乎彼雖變幻百端所不能變者居處衣服飲食之與人殊也所不可掩者亂倫悖道惑世誣民之事也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今佛氏之居處服食賊道害民執其一端將不足以知其本原之非耶兵法曰攻其瑕則堅者瑕不攻其瑕而攻其堅難予言智矣或曰韓氏之闢佛固善矣孟子之斥楊墨似異於是曰烏可同也楊墨之言語衣服不與人殊居處飲食不與人殊楊氏為我近于忠墨氏兼愛近于恕此足以亂聖人之道故辨之不得不深也曰孟子之辨楊墨則有之矣其與告子辨則無乃已細乎曰告子言儒者之言服儒者之服居儒者之居食儒者之食慕法先王

每以非此言之徒不辨頭不經之士不信之徒謂不也非之徒謂不也信之徒謂不也佛之徒謂不也道之徒謂不也幾者不知其大者未始知何居者其怪矣

辨論心性此其至近而尤難辨者也故其辨之也尤詳豈其害甚於楊墨哉抑不可攻其末而解人惑耳今佛者居處服食賊道害民執其一端將不勝其斥矣暇論心與性哉或曰如子所言性者夫子所罕言宋賢論性無乃過乎曰此又有說蓋不得已也余妄意心性之說自儒而老自老而佛宋賢論性恐其與彼相混也古之聖人著太極之理明二儀五行之分以示其端而其教人也常以人事推之老者得其餘論舍人事而為修鍊養生之學佛氏晚入中國顧其見於外者皆夷狄之陋不見重於人乃掠老者之餘論以治其內竅高極遠務勝百家其意不過掩飾夷陋文其冥途之詐耳及其漸熾而習聞其說雖儒者亦疑其與我相類莫知所從此宋賢所以始詳於論性也蓋欲以明吾所有而已非有意於攻彼也余觀茅坤佞佛者也

卷之五十五 性論 十一

每論韓歐闢佛處曰韓公不悟禪旨又曰韓公原不知佛氏之學故一字不入佛氏域又曰歐公於佛旨惟多模糊惟不悟禪旨不入佛域故其言不苟方可稱大丈夫矣坤使韓歐悟禪旨入佛域將欲何為也坤自以為服儒而所見若是余特惡其態此吾所謂蕭牆之盜也掠去吾儒之微言傳會於佛者也為佛遊說陰離吾黨者也春秋之法先治其黨與如有王者作坤其能免乎

十讀墨 對禹問

墨子孟子之所闢也韓公亦嘗比其功於抑洪今日曰孔子必用墨子者何也蓋非愛墨也有激於佛耳驚於虎者遇盜而喜謂猶其同類也對禹問不免以私智測聖人蘇氏父子立論蓋倣於此

十一孔子廟碑

虞州孔子廟碑云句龍棄之配於社稷豈如孔子用王者事歸然當坐此其賢於堯舜之效也夫韓子真謂仲尼安於王者之禮享耶泰山之不享而謂仲尼享之則過矣評之者謂此文序孔子祀典之尊崇處入骨孔子廟碑當屬第一吾不知其何謂也

十二黃陵廟碑

瀟湘二女自古皆云皇英余嘗疑其說舜陟方之時年踰百歲不應遠涉衡湘二妃皓首何苦從之此衡南子唐武氏之所不為也其道死溺死之說尤為不經今攷韓公黃陵廟碑辨陟方之誤又言溺死不可信誠得之矣獨不言二妃何故而為湘水之神蓋闕其所不知也路史云黃陵舜第三妃登比氏之墓二女即登比出名宵明燭光是為瀟湘之神此又孰見而孰傳之

十三 曹成王碑 張貞外祭文

曹成王臯艱難自立刻苦成功其忠孝與我東李忠武公相似故其碑文極其摹寫而鉤棘僻澀以像先難後獲之意張貞外平生故舊同乘共斥經歷危險發於夢噩故其祭文奇崛悲壯如其所經論者病其生割為不知作者之意耳

十四 禘祫議

禘祫議洵可稱名儒之文也常患繼體之君不以太祖之心為心以己為心但知尊太祖而不知尊太祖之所尊今已欲尊太祖其太祖獨不欲尊其所祖乎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已受太祖之天下其心法典章皆當一遵而勿失可也今於太祖之廟百代不毀四時享薦可謂無憾矣獨於太祖之所祖則毀而瘞之不使與於禘祫之享將

謂己孝勝於太祖之孝耶惟知己之無憾而不知太祖之有憾不可以言孝也後世或毀其太祖祖禰積累肇基之廟反尊無功之父與祖以為世室是其心果有太祖之天下乎果可謂達孝乎周得天下追王三王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此無他以文王之心推之也人君能識此義然後可以治其國孔子言其易曰示諸掌

十五 碑誌

碑誌一家之史也後之作史者多引用之不可不慎余觀唐史自中葉以後述人功能其文往往不純抑揚大露誇眩如戲者皆出於人家碑狀之文其弊未始不自韓柳盛也夫碑誌為一人而作故容有過其情者修一代之史者不必取此諛墓以汗汗竹如或取之存其意而刪其文可也今攷昌黎所述碑誌時亦不免此風然其不安許

處亦自謹嚴又好虛景感慨此最酬應之妙法也其銘李于墓誌也無一言及其行能始終論柳必藥之害令人驚怖慘凜不可正視要之不為無益而發者也今中州之人好服鴉片觀此可以怵然

十六頁曜墓誌 祭十二郎文

貞曜墓誌只叙其哭吊營葬徵銘之節而用事參錯有悲逞掩抑之狀讀之令人淚迸不問可知為生平切友也祭十二郎文一字一淚千年絕調而後來蹈襲者多遂成陳言哀不可學為也

柳文一

柳柳州年少才富驟進驟敗彷彿賈生惜其比之匪人不能自拔於眾謂之中若賈生者英達夙成無此疵類邈焉寡其儔矣雖然余觀柳子立論務歸於正其才廉利有異於楊惲之倨傲殷浩之虛妄必

使眼人  
讀此等  
文不禁  
淚滋

非無用者惜乎二子遭時自謂賢於屈原而見絕於明主此所以哀恨共彬嶺積而幽冤與湘水不盡者也

二與許孟容等諸書

柳州貶謫以後與知舊朝士諸書寥惻淒酸讀之累欷其感悔入骨而望遷亦至矣當時君相何惡於是獨不少副其至願耶且孤臣孽子慮患既深若得復用庶幾補前日之過其如聽之者如聞空林杜宇過耳悲歎而已何哉夫忌其才而擠陷下石者人也幽愁感鬱使鳴其文章者天也嗟夫柳子又何怨乎

三答韋珩書

子厚平生深服昌黎昌黎則未嘗不奇其才然於其為人微有不滿意子厚固知之而不敢較焉至昌黎與韋珩書云欲推避子厚以文墨

事則子厚又大喜過望崇重昌黎至在楊雄之上蓋天生兩人大變時文一倡於北一和於南想見當時山川草木皆為之變彩矣

四答嚴厚與書

世之學出於六經者一而已子厚答嚴厚與書曰馬融鄭玄獨章句師耳若言道講古窮文辭則固吾屬事是其道與昌黎皆得於六經而為文章之學者也是則訓詁文章自韓柳始分為二子厚自以得六經之旨論道為文卑視訓詁而不知真學起於宋儒而為性理之學向所謂言道講古者皆歸影響所得者特文辭耳自是性理訓詁文章三學並行於世此三者不可相無而相為根柢羽翼世或交訾之至不能容是猶閱牆而不知禦侮也

五與韋中立論師道書

子厚之苦避師名與退之之苦拒作史均為一病夫所貴乎師道者以其德行道藝足以表率後學威儀動作足以觀感而化善所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見者此也至若授句讀屬文辭塾師之任也吾未知子厚所避其在上耶懷道迷人不仁不智君子之所不為也其在下耶百工技藝亦有相師之道而又何避之是云

六與呂恭書

與呂恭書深辨廬墓石書之非以為廬墓過制石書說神偽孝奸利教化益壞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誠哉是言後世亦有石書之類往往發於偽孝偽識上之人又從而表章之使柳子見之得無冷笑乎本朝士大夫盛行廬墓之風雖知其非禮而不敢獨異今則廢已久矣然居喪者燕居優遊飲酒食肉幾乎忘哀又不及古之

廬墓之時矣

七送僧浩初書

始余讀子厚與李睦州服氣書及答周巢書論山澤之癯以為柳子信不好怪者也信有志於生民者也及讀送僧浩初書又不覺索然興沮其言曰浮圖往往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余不知所合者何言而柳子果親見如來而承聞其說耶不然則夷裔初無文字不通言語所謂白馬馱來者皆中原叛儒之所繇也與易論語合何足奇乎且其往往而合者固可稱之則往往而不合者又幾許耶又曰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夫柳子焉能知性情之說哉柳子所師者惟韓子而韓子於性尚昧本然之善况乎柳子哉柳子而亦論性情則其所謂往往而合者亦可知已又曰楊子之書

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乖僻險賊耶夫柳子何其過尊浮圖而薄視莊墨申韓也莊墨申韓雖乖於聖人之道彼皆出於儒者之一端故後世試之或成小康之治夫用莊墨申韓之術者未能如後世事佛之專且盛者然事佛而有能身免於禍有能不致大亂於家於國於天下者乎小行則小亂大行則大亂其效如響不可回護奈何得與莊墨申韓比也又曰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斃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於人是愈其外而遺其中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夫柳子亦嘗讀聖人之書子養其中所以齊其外端其本所以正其末故由外而求中舉末而尋本內外交相養然後而民無偏頗側僻之患若舍其表著而直窺其所謂中蘊則是億詐也億不信也韓子而如是不為韓子矣今但言毀形滅倫遊食

之義是耶則其中之是可知若其非耶又何必勤求其中而後知其非也且言與易論語合事不與易論語同彼易論語將欲何為者耶

八山水記

子厚精於鑒賞自謂於古書望之而知其年代非惟此也於山水亦然他人所見平易圓全子厚獨見其幽峭欹缺因其幽峭而思生焉因其欹缺而奇生焉衆人方注目於紛紅駸綠子厚獨披拂幽蒨摩挲孤卉時舉其微者點綴模寫風神迥然此畫頗添毛法也

九山水記

昔楊暉見廢自以農作之餘飲酒擊缶為荒淫無度余謂子厚之於永州山水亦可謂荒淫無度也環州數十勝荒林僻壤斷流小石無不牢籠何其貪也雖然余觀其紀勝諸作總有佳致然輒有一種哀

思使人不怡其所酣飲暢樂呼號得意之時益見其顛顛無聊異哉豈非所謂浩浩之容戚戚之尤者乎夫樂者所以宣鬱也中山玉聞之則泣下子厚之於永州山水亦猶是耳

十山水記

子厚山水記冠絕古今遊黃谿記及柳州山水記全摹山海經而格自奇古其他諸作皆神與境會都在筆墨蹊徑之外凡人刻苦處便有斧鑿之痕子厚愈刻愈天然蓋其一段精爽自有不昧者存

十一山水記

子厚作小石城山記及萬石亭記以為天墜地出造化之迹自多其獨觀神物以余所見方之殆漁陽之突騎耳吾東最著者金剛之萬二千峯吾未及見之吾所見者惟東南數區而其奇已不可勝言如

丹陽之三仙舍人龜潭玉筍峯之傑特秀麗奇峭明淨如清州之巴  
串仙遊玉樑諸洞之邃潔窈窕如光州無等之三皇峯及廣石立石  
之清曠超拔東立萬柱如楊州萬丈峯之矗出雲霄其下小石如千  
兵萬馬刀楯劔戟之狀是皆石之詭觀也神設鬼營殆非人境余心  
悅之而未能有述石之遇我豈非不幸耶

十二封建論

封建之論尚矣自柳子之論出而諸說皆廢為其確切不可易也以  
余觀之柳子特以文為悅者也本不足以知聖人之公心其所論者  
不過利害之麤迹然但見小利而不思大害僂於一人之私而不顧  
萬民之公儒者立論不當若是苟也夫封建不足為則井田亦不足  
為井田可廢則禮樂刑政亦不足恤惟當因其情任其私不稽古而

足用於今若是則三代不必遠過於漢唐漢唐不必遠遜於三代此  
陳同甫之悖論也其可乎哉古之聖人畫野分州各有區域上應星  
躔下限山川語音各殊而風土迥別四海之內芸芸林林不可以一  
人治之故禹之時天下萬國周之時千八百國至於戰國之時互相  
吞併大者七國自秦以後始合為一由此觀之國愈少而亂愈多明  
矣柳子所見以漢唐之小康疑為郡縣之效然通三四百年之間生  
民息肩者不過二三十年其餘外若無事而生民困悴甚於金革何  
者四海之命繫於一人而一人之仁且明者又千百年而罕得其一  
民安得不常困乎古者封建之世天子地方千里諸侯得其什一以  
為國諸侯地方百里卿大夫得其什一以為家各私其土地子其人  
民奉其宗廟傳其子孫士有世祿民有世業分安志定無僥倖之風



此封建之利一也一人賢聖則天下蒙其福一人不肖則畿甸以外天下固晏如也湯誓曰舍我稽事而割正夏是桀之暴不及於湯之民也詩云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是紂之虐不及於文王之民也至如後世一人貪戾則海隅出日固不被毒此封建之利二也古者天子之國內有卿士公族世祿之臣外有伯父叔舅諸侯之親其富且貴去我不甚懸絕而皆據難動之勢可以德服不可以暴使雖欲為惡四顧忌畏誠多難復後世人君獨尊於上而羣臣寄寓於下君有四海之富臣無尺寸之土順吾意則生拂吾意則死形專勢便無所不為號于天下曰唯予欲之是從於是民日憔悴而無告愬之處此封建之利三也柳子曰繼世而治者未必常賢此言誠然矣然今試以天下萬國十分之其一分則必賢者也其七分

則必中主也其二分則必不肖者也然則天下之民二分不免愁苦而其八分固自如矣非若後世之盡十分而常在水火之中也且其二分不肖之主又上畏天子之誅中畏方伯連帥之督責下畏公族世家之據義不從旁畏四隣之幸禍伺釁其勢亦不得盡逞所欲此封建之利四也夫聖主之用心以生民為重而已不與焉故周公之定洛邑曰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為不欲久勞生民也後世人君權重勢盛足以久使其暴而不能遽亡故雖以桓靈之昏虐呂武之女禍秦皇漢武之貪暴皆能沒身安寧其蓄毒也久故其為禍也大始之以饑饉繼之以兵革綿延至於數十年或百餘年而後稍定是故民之生也無事則困於征役有事則膏於原野是終身無安樂之日也古者天子諸侯無道者天下之所不與也不廢則亡無綿延之

患故國亂於上而民安於下此封建之利五也古者賢士懷道不過於其國則去之他邦故世無棄才官無曠職今也不過於朝則廢於家而已古者卿大夫士有故而去之他邦猶存其田里以待其返忠厚之至也故進退有義恥辱不及於身今則忠賢遭讒戮辱隨至四海雖廣無容身之地此皆傷天理之至公非聖人之道意也是以古者士皆自重不汲汲於援上而上之人反俯就以求之如恐或失其進而立於朝也正直不阿三諫不聽則去今則奴視承交麾之不退推之不去惟有諂諛取容而已安望其報禮之重耶此封建之利六也夫蠻夷猶夏中國之大患而聖人之所深惡也古者邊圉小國習知夷情備之有素且其家門切骨之患故皆能自勵其民自戰其地如秦闢西戎燕破東胡趙逐樓煩皆從容暇豫天下不知其有事後

世雖以漢唐之全盛常困於夷狄其故何也自封建破而天下為一人之私物故人無自戰之心且邊無世將士無父計軍機遲速刑賞與奪選制於萬里之外故以百倍之衆其勢常弱一方騷擾天下震動此無他無燕趙為之蔽也世之論者皆曰禦戎無長策余謂禦戎之策莫如封建顧有天下者不肯破其私耳今若捐邊疆數千里之地封良將而世襲之政令租稅天子勿與知為內有中國諸侯互相維持重關疊嶂各以其門戶保之彼將稽顙款塞願見天子之面而不可得豈至以昭陽殿作單于宮乎此封建之利七也古者天子逆王后于異姓之國諸侯相與為婚貴賤不失其偶交隣不失其誼名之正而厚之至也於其國也內無眷顧外親之私外絕攀援宮禁之路故雖有妹妲廢驪之煽禍所欲固寵者為一身也無他外援君亡

則已後世天子取配於閭閻嫁女子臣庶賤者暴貴營私而不念國  
計貴者暴賤驕蹇而不執婦道傷倫亂理莫此為甚且后妃之立不  
由德選或以愛幸或以計進名位定於內則形勢成於外昏君弱主  
不信宗室大臣而信母妻之黨陰授以天下之權君沒嗣幼則女主  
儼然當朝親戚姻舊布據權要濁亂綱紀剝奪元元當此之時國非  
其國嗚呼何可勝言古今女禍如出一轍漢晉以來何世不然志士  
為之痛心忠良為之短氣若在封建之世豈有此乎此封建之利八  
也夫此八者利害之最大易見者也其他不合天理不順人情者不  
可枚舉然後世之必不可成者阻於一人之私耳夫一人之私雖小  
其勢甚巨能蔽萬古之公柳子亦為其所蔽乃曰封建非聖人之意  
何其謬也且柳子以漢晉為或徒知封建之名而不知封建之實

袁枚論  
封建而  
反葉子  
厚之論  
人謂甚  
暢快然  
不及是  
文之詳  
密但此  
等文只  
可用於  
中州至  
如吾東  
無所關  
係

也夫三代封建所以公天下也漢晉封建所以私子弟也古者諸侯  
地方百里漢晉之制大者或數千里而介處乎郡縣之間屬籍稍遠  
猜懼日積其勢必至於相搏何者形勢見逼無久安之理也夫人情  
得數十間屋子妻子不至於凍餒則中士不為非封之小縣為子孫  
永久之業則勇士不思亂彼韓信黥布豈欲背漢為帝者耶封之大  
國而又從以疑之其勢不得為蓋臣藩芮受封最小傳世最久豈忠  
義遠過二子哉以其立於無疑之地也誠使漢高罷郡縣列茅土不  
私天下之廣而與眾共之一如周舊據雍州之畿東向以臨諸侯則  
桀黠者各得其所而天下服其公漢之德豈不足比隆三代哉若晉  
氏喪亂尤不足言以此而咎封建則過矣愚故曰井田封建二者聖  
王治天下之規矩也若舍此二者雖聖王無所施其仁矣

十三趙襄陽墓誌

漁者對智伯

趙襄陽墓誌錄龜兆之辭酷類左氏不知當時亦有灼龜之法歟設有之未必奇驗如此然寫來却甚古雅漁者對絕摹國策比毛穎傳更勝

十四獨孤君墓誌銘

昌黎作歐陽生哀辭自書兩通以遺崔羣劉伉柳州作獨孤君墓誌銘其末載知舊某某之名蓋哀其不得位而早死欲以交友取重於後古人之篤友愛名如此

歐陽文一

論乞主張范富等行事劄子論實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歐陽公當宋朝鴻熙之時遭仁宗求治之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所陳皆人所難言而無痛哭流涕危激之辭可謂治世之文也尤其

所貴者職在論思常先事獻替如范富等將有所條陳則公豫先陳劄言范富等所言必如此小人之怨怒必如此浮議之紛紜必如此若不終始主張必為奸讒所沮事無成功又如此如臺諫將論實昌朝樞密之任則公豫先進劄言昌朝之過惡如此外廷之物議如此臺諫必有論列如此昌朝得志必害善人如此使是非邪正了然先定於人主之習中然後君子進言不患有所蔽小人行諫不敢售其奸嗚呼內相之職歐公可謂盡之矣

二薦呂公著劄子

歷代黨議之痼未有如我朝之甚者夫事未有過百年而是非不定者何則人皆有心公論不可久掩也我朝黨議歷數三百年而互是互非迄無定論豈黨中之人世世無公心耶噫其故可知也余讀歐

陽公薦呂公著劉子慨然太息掩卷而想像其爲人也夫歐公志不  
詭隨好惡甚明嘗論罷包拯三司使矣後又薦其忠謹不可棄遠嘗  
屢斥呂夷簡之奸邪矣今又力薦其子是其心果有所係而然耶歐  
公旣以朋黨自居而又於特輩多所攻斥如陳執中賈昌朝輩不可  
勝數宜其誦毀至今嘒嘒而益棺帖然雖陳賈子孫亦不敢怨者以  
其大公之心足以服人不待百年而後論定也公之祭范公文曰生  
也何沒沒也何稱自公云亡誦不待辨夫范公朋黨之主也而身死  
誦息其是非之不難定亦可知已吾祖文貞公處黨人之世心無適  
莫嘗以事被毀於人後乃力薦其人之賢時人譏其不黨公之辭職  
疏曰均民之志比於富強不黨之心以爲矯飾此其苦衷自陳之辭  
也然且正直不回疾惡如讐平生所論劾者至多未聞有一人怨之

者豈非所謂如虛舟觸物人自不怒者耶嗚呼黨議作而世無真是  
非方其盛也有能斥其父而薦其子者乎有非吾黨而稱其賢者乎  
有能舍己從人而偕往中道者乎有前論罷而後薦進者乎有能犯  
而不校又從而薦之者乎五者苟無一焉則宜其致至今嘒嘒無怪  
也昔人論東林黨曰吾黨兩分其過可也余於是亦云

三論西夏諸劄

凡遺守文安常之主其漸將至於偷惰則文士主戰武臣主和遭貪  
功喜事之主其漸將至於靡弊則文士主和武臣主戰夫文士未經  
行陣而常拂人主之所欲故其言常歸於迂闊然不知歷覽古今洞  
究事變實非武士之所及事過而按之其言未嘗不驗豈可輕哉宋  
仁宗守文良主也歐公懼其不振力沮和夏之計至于七八而不知

止蘇氏父子蓋亦勉其振勵及神宗喜邊功則老臣張方平等上書切諫非西夏之勢與前頓異即所遇之君不同也昔漢文之時事無憂張賈生恥之上書願威匈奴改正易服色以定一王之制漢文謙讓未遑武帝繼之盡蹈賈生之言而天下騷然幾乎大亂嗚呼孰知其言之不效於文帝而貽害於武帝之世豈賈生之意乎

四 乞補館職劄

宜知外事劄 乞令百官議事劄 議學狀

歐陽文忠以通才達識得君得位其所陳劄狀皆經國遠謨弘苞剴切誠可樂也其中往往有深切中今世之務者如乞補館職劄子言朝廷賤儒學而貴材能館閣取士宜先論道此為當今第一急務不可不講者也乞令百官議事劄子及諫院宜知外事劄子以為大事秘而不宣常令侍從聞於已行之後凡有論列貴在事初善則開端惡

則杜漸此為當今深切之務愚謂公聽之道當與萬民共之況於侍從諱且甘之哉論逐路取人劄子以為東南士多西北數少今增西北一人便是減東南十人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此與今之逐色日用人甚相類也其議學狀通篇議論又切中今薦士之弊其所云實事可行者亦宜講行於今也

五 求薦書

退之求薦書每感稱其人之德不免近諛蘇氏父子求薦書殊淋漓慷慨然不免遊說之風永叔求薦書只叙自家本末畧點綴其人求賢用之美而文意已足方是士大夫風裁

六 與高司諫書

與高司諫書令我讀之已覺羞愧入地不知當日高司諫何以卒讀

今之科  
弊又與  
此大異  
如欲順  
時士君  
恥道也

彼方自以為得護身之妙法喜人不覺殊不知千古隻眼對面看破語云察淵魚不祥永叔其不仁哉此輩人世不之少而永叔不常有高司諫其不幸也哉

七 答樂秀才書

歐陽公答樂秀才問舉子之業勸以順時謂時尚駢儷則攻駢儷時尚古文則攻古文吾東先輩之勸人亦多如此然余謂此不必勉士自能之今順時之術轉益捷巧如應試文則舍其規矩而務悅主司之目對經義則寧背聖訓而圖中主司之意且主司既非一人而所好各殊故每臨試除下舉子蒼黃奔走各之主司之姻戚知舊訪其嗜好惟恐未副此可謂順時也

八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儒者立論貴乎治原舍此則為急切功利之學也所謂治原者又非微妙難見之謂也歐陽公與黃校書論文章書曰賈誼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可謂知本又與張秀才書曰堯舜孔孟之言皆易知而切於事實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為至道以廣無用之說合是二者觀之歐公之文與識其本願槩可知矣故論制戎則必先富民論水災則必先薦賢論邊務則必先減兵論佛之害則必先興禮淺見之士方且以為迂闊然不見笑於俗人不足為真經綸真文章也

九 跋唐華陽頌 本論

韓子闢佛以後得歐陽子繼之大畧如韓子之法不拘拘於治內余亦深喜與二賢同見吾黨為之不孤矣讀跋唐華陽頌曰佛之徒曰

無生者是畏死之喻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嗚呼可謂  
盡其情矣又讀本論修其本以勝之之言此又韓子之所未及詳道  
也所謂蒐狩婚姻粢祭鄉射之禮廢然後奸民有暇思為邪僻良民  
不見禮義莫知所趣佛於此時鼓其雄誕之說以誘之此言驟思之  
頗似迂遠反覆究之誠中病源不然儀禮三百曲禮三千聖人何為  
制之豈非使民閑邪消惡於未萌之前而豫為此等慮地耶莊列之  
流不知是意妄疑民自淳古聖人空然束以禮義戕其天性於是務  
為曠達之論既而禮教廢而佛禍作大滅倫常遂乖法服在國國亡  
在家家破是亦莊列之所未能料也禮教之關於風化如此鹿門評  
本論曰達摩以下彼固有一片直見本性之超卓處歐陽公模糊於  
佛旨所謂修其本以勝之恐非區區禮文之習而行之所能勝也嗚

呼夫茅非達摩何以知直見本性處耶彼以禮文為區區不足以勝  
之則其意將欲使提起性說支離杳冥混戰而不見輸贏則彼將從  
苟合掌膜拜稽首沾臆贊佛之妙乃滿其願今不然而直攻其外安  
得不搔首無味也

十春秋論

春秋論以隱攝盾止之弑謂當據經廢傳按此不解為篤信聖人之  
義然愚謂公穀生晚傳聞固多失實學者斷取其義可也若左氏則  
耳目所及不為無據且其人雖非夫子所稱丘亦恥之者然以其名  
名之其人之所尚慕亦可知也其非架空做荒以亂經訓審矣隱公  
之攝經雖不言然攝者隱公之所自處也公者舉國之公論也蓋攝  
之心未明於沒後而公之跡久著於生前

東坡攝主  
之證似

故魯史從以實



之夫子魯人也安得執父遠未明之心事擅削舊史之名號也哉雖  
然其不書即位必有其故此傳之不可廢者也晉靈雖虐而失眾其  
實君也趙盾雖賢而得眾其實臣也夫趙穿何所恃而敢弑其君豈  
非得眾之盾故耶今若捨盾而書穿是猶赦司馬昭而誅成濟然則  
元惡大憝不自手刃者皆可幸免其可乎哉故書之以盾然盾賢者  
也其犯惡名非其本心若無傳以係之是與崔杼淖齒無辨此傳之  
不可廢者也父病嘗藥人子之常也然忽其常而不行者世多有之  
許世子獨得弑君之名何哉意者許君之死由於中藥世子宜嘗之  
而不嘗舉國之所歸咎也故其罪忒重不然則或疑之而不嘗或知  
之而故不嘗皆不可知也有明光宗時輔臣方從哲進崔李誤藥廷  
議大譁至冒從哲以弑逆之實由是觀之許止之得此名不為過矣

雖然其罪止於不嘗藥不見他驗若無傳以繼之則是與蔡般劉劭  
無辨此傳之不可廢者也夫經不自明必待傳而後詳况其言足為  
世戒烏可廢之哉

十一

五行志論  
天考論

讀書而有可樂者二其一竊古今之事變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情也  
其一古人先得我心沛然達吾所欲言者也如歐公之唐書五行志  
論及五代史司天考論是已雖然歐公博學信道君子也不惑於象  
緯無怪矣若唐之西平王本神策軍士耳乃能卓然不惑于茲豈非  
特達之知有不資學問而能者歟方王之軍于渭橋也熒惑守歲久  
之退舍賓佐皆賀王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道高遠誰得  
知之及賊平乃謂曰曩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萬一復來守

歲吾軍不戰自潰矣此雖一事可以博論凡數術之無益於人而有  
害於事若此故曰存而不究可也盡人事而已

十二 蜀王建世家論

余讀歐公蜀王建世家論斷之曰麟鳳龜龍非祥瑞之物信乎此又  
余嘗疑之而未能明言者也何以不能明言世之有口者自古皆云  
曰靈曰靈余安能獨非之今也歐陽子能明言之余於是信之矣或  
曰中庸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國之將亡必有妖孽何謂也曰國之  
將興君子滿朝禎祥孰大於此國之將亡小人滿朝妖孽孰大於此  
請試言其一二晉公子重耳之亡也至鄭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  
晉公子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至楚  
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爾而寬忠而

能力天將興之誰能廢之此非禎祥之先見者乎漢成帝時趙昭儀  
入宮有老宮人見而唾之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山濤見王衍曰誤  
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此非妖孽之先見者乎夫所謂前知者為其  
見微而知著也彼數子者尚能推知禍福如此況至誠如神乎若夫  
四靈之為物或出於感時或出於衰世其出也奴隸皆見之以為祥  
其果祥耶不祥耶

十三 樊侯廟災記

鄭有盜入樊侯廟剽神像之腹既而大風雨雹鄭之田麥皆死歐公  
記其事且曰侯之靈不能禦盜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何哉余於是  
竊有感焉即世所謂福善禍淫之說是也昔晉藥廩汰虐矣以武子  
之惠而保其祿其子盈無罪矣以廩之惡而身死家亡夫廩何其幸

奇又感慨千  
古絕調  
以藥廩王賀  
事觀之以無  
天理然譬諸  
椅梓枝葉非  
不茂矣根柢  
病則枝葉枯  
藥廩是也譬

諸松柏根枝  
非不感矣枝  
葉靈根枯朽  
王質是也故  
曰父祖之惡  
必遺於子孫  
子孫之惡無  
與於父祖譬  
諸水源其源  
鹹若而其流  
甘者未之有  
矣其源清激  
而其流渾濁  
者亦多有之  
是其非理也  
或韓柳所謂  
陰陽功禍之  
說不過激於  
世而慨然寓  
言云爾若言  
韓柳文章不  
知有文理則  
是猶痴人前  
說夢

而盈何其不幸也先王之道罰不及嗣今天之道舍其身而報其子  
殆亦樊侯之怒也歟漢王賀嘗以繡衣直指所活甚眾曰吾子孫其  
昌乎至孫鳳以帝舅擅國命五侯迭相輔政天之報賀可謂過其當  
矣及莽移漢祚天下大亂數十年卒之王氏與百姓俱靡盡然則活  
於賀者僅以千計而死於莽者不知幾十百萬始以賀之賢而錫福  
於無功之子孫終以莽之惡而殺無罪之民幾十百萬天之喜怒其  
可知耶韓子曰人之賊於陰陽元氣也如蟲之壞物實天地之所惡  
故有能殘虐斯民者則是有功於天地者也有能蕃而息之者是天  
地之讐也審如是則世之禍福與人事常相舛者無怪也柳子厚曰  
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於天者大謬呼而怨天欲望其哀  
且仁者愈大謬此皆有激而發然自古禍福之降如樊廟災者甚多

此二子之不能無疑於天道也

十四 明因大師塔記

明因大師塔記無一語及禪家事惟閒述本鄉民俗誦陶唐氏之遺  
風又能使之出於其口明此其所以為塔記也鹿門評謂明因無他  
戒行及禪慧故特本其所言以感慨古今云何其淺之知歐公也使  
明因有戒行禪慧乃惑民之尤者歐公其肯道之耶如韓公之送文  
暢歐公之送惟儼秘演諸序皆無一字參浮圖語吾輩不得已有酬  
應緇流者當以此為法世之人好作禪家文字尤喜獵其語以諛塔  
廟者不亦甚乎

十五 答陝西安撫辭辟書

歐公之在河南幕府也其僚友皆一時之選故平生樂道之而不忘

唯詩 卷十五 四十一

自古文士遭逢盛際進退以道又得朋輩之樂者無如歐陽公其風流餘韻至今藹然可謂盛矣然當時諸賢林立茅征而恢廓自信竟為冠冕者獨推范文正范文正何如人也歐公之推仰范公如此而乃辭其辟召何也蓋其樂有不可勝言者矣

十六梅聖俞墓誌祭文

昌黎之於孟郊廬陵之於梅聖俞皆交友之最深切者而特其人長於詩故誌銘及祭文不及他語推其所長而已蓋二公非有惜於二友也為夸辭不信不信不廷以傳後故也觀歐公之論尹師魯墓誌則可見矣後之為人碑狀而好為溢美者謂之無情可也

十七

歐陽公於古今文人獨無疵類其發而為文蘊藉和平善能感慨又遭際明時故其辭直而不諛位遇不落莫故感歎而不傷如冠冕珩璜揖讓周旋於明堂之上吁咈天下之事如登清廟奉圭璋耳聆朱絃之音使在位者肅然無不思先王之德也如大人升車正立執綏六轡調柔鳴和鑾以節之也嗚呼可謂正始之音而治世之文也其碑誌得於子長序記得於昌黎奏疏與賈誼陸贄相上下而議論之公見識之正又軼過之蓋公之文上接漢唐大家之緒下開宋以下門戶哀然為千古文林之指南然其文紆徐不迫無巉刻之辭故不善學之者其弊也流為凡庸乃欲以神奇化腐臭則夫之遠矣

雲養集卷之十六

雜著

雲養集第十五卷終

雲養集卷之十六

清風金允植洵卿 著

東萊鄭崙秀伯河校正

檜山黃炳郁進文編輯

雜著

八家涉筆下

老蘇文一上仁宗皇帝書

余觀老蘇上仁宗書以布韋之賤不屈於萬乘有戰國處士之風秦漢以來未之多見意謂開卷首陳天德王道以端人主之心術然後縱言當世之務有本有末今不然其十事之首曰利之所在天下趣之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是何言也夫以商君之喜

雲養集

雜著

卷之十六

一

術見秦孝公而不敢先言權利者惡其名不正也今老蘇昌言于君沛然不自為疑其見又遠出商君之下誠可悲也然所陳利害處感明快多而不厭自是文中之龍耳

二上田樞密王長安書

古者有子思孟子者以道自重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見後世韓愈蘇洵聞其風而慕之操文以候於公卿之門竊竊然惟恐其以布衣之微而見輕也聒聒然責其報禮之重翹首伸眉以求其見異於人不亦勞乎然其哀號乞憐亦至矣抑為道乎為身乎吾未可知也第其為文於可喜可怒可哀可惡言之有形足以動人多兮其似春淒兮其似秋彼其所以自挾為重者政在此歟

三上余青州書

余嘗觀柳子厚序棊文竊獨奇其說歎其深喻世情今讀老蘇之上余青州書究其語意亦如序棊之說蓋有國者取士無法久矣貴者莫知所以為貴賤者莫知所以為賤故其薄有才藝者覬覦而不得其選則忼慨怫鬱有眼空一世之心彼富貴者又不能為之相下傲然以被服車馬自高於是柳子見而笑之曰彼豈非房生所畫朱棊者乎蘇子見而笑之曰彼一朝偶得之遂見貧人而至於顰蹙嘔噦哉嗚呼向使二子得之亦不為是言矣

四六經論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何也時中之謂也凡事物皆有自然之權聖人深知其故任其自然以求合乎天理之至公而已自世人見之有似異於經常之道故命之曰權若參以私意是詐也非權也

孟子曰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機者聖人之所大惡也余觀老蘇所謂六經論一樂以機權斷之嗚呼可謂無知妄作者也此戰國遊士飾其權詐以惑時君者之所為彼何有於聖人哉漢興諸儒猶襲其謬時有反經合道之說於權之義尚云遠矣夫以荀卿之博論莊列之寓言戰國遊士之橫議何所不至然終未有盡舉六經而誣以機權者彼蘇洵安所受邪攜此而自蜀至京數千里之遠獻諸公卿達諸天子又偃然以道自重欲以倨傲當世是豈知世間有羞恥事者乎蓋其天性喜譎說而惡公正讀論語孟子七八年兀然獨坐不曾見得一點天理遂以己意曲解聖經以求合乎其權詐之說坦然以為自得而不疑惜乎歐陽公正人也讀其文曰子之文荀卿不如此蓋有微意存焉洵不知反以為喜豈不謬乎

五辨奸論

世以辨奸論服老蘇之先見然余獨不信為其多言而偶中抑又見其心術之病耳君子不逆諫不億不信荆公之未用也其自修潔與人信操履端方難進易退慨然有志於生民者也老蘇何從而知其奸也其所論權不過以儉之過情推之夫晏嬰齊之賢輔也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公孫弘漢之名相也猶得布被之譏儉之為害不若是大然則世之楚楚衣裳冶飾頭面者皆可謂君子乎蓋老蘇之所喜者肆志自安不拘拘於繩墨者也荆公反是清苦近乎僻儉約近乎陋而加以有盛名過於己是其積忌弮中忍不得住而發也不幸而中遂為名言逆諫云爾豈曰先見之明乎子瞻得父之緒論見程子而指為大奸程子果奸乎

老於五經無所得語其橫權謀之術過屈強而已者推以辨奸一論後人歎其先見之卓然今於此文見其尤是如要致尤是如要復不反其於近儒之去其姓而呼者耶其又為人報仇其子白晝殺人者非子瞻之謂也耶是為子瞻之大失著衣可歎也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學紀論持議頗正有益於閨行老蘇文中最純者也柳柳州八駿圖說亦與此意同儒者須有此等見識不泥於俗余嘗疑我東金氏金積之說未得其證近見駕洛人金濟學所著新羅世祖王本紀力辨積金之誣攷據詳博甚似有理余因畧記其說欲質於大雅君子覽此者庶知前說之陋也其說曰新羅歷年凡百九十二年金氏凡八十三王卽位之君三十有八追號與分封又四十五而屋社之後子孫之分爲名族閩闕著顯者凡六十八家勝國及本朝皆其外裔環東土億萬含生芻湖其本皆祖於世祖然則王之盛德備福悠久而承存可以與天地同壽日月同光矣然而金積之說不經無稽至于今千七百餘年而不能劈破其虛妄蓋以文獻莫徵而習俗難變也

夫好奇信怪東俗本然金積之說非出於脫解之時及至真興王命大阿食居漆夫始撰國史而真興之世專尚釋道漆夫之學偏信齋諧以爲神人之生異於凡庸如古所云駝卵巨跡之異虹流電繞之瑞今此白鷄金積亦安知其必無乎遂以載諸國乘著爲博史夫首露之金盒亦出於捉空駕虛之說而東人至今篤信皆以爲新羅之金自積中始駕洛之金自盒中始而殊不知東國之金始出於金天氏也昔周武王已平殷亂封茲輿期於莒以奉少昊之祀傳二十一世至穆公爲楚所併而其子孫有仕於齊者曰太史敫及秦並天下燕齊趙人數萬渡海東來是爲辰韓辰韓者秦韓也秦之遺民居於韓地者也莒之後有舟輿卽太史敫玄孫也兄弟八人避秦而東居嶠南之星山今漆谷府自號八莒村千其曰八莒者莒之八族也至玄孫



斯干大王自以為金天氏之後故始姓金而改號為伽椰村干伽椰者辰韓俗言莒也東方之金於是乎始出而駕洛王首露兄弟大伽椰阿古星山王古小王古寧阿那王及韓政部許婁摩帝二王與鷄林世祖闕智几九王相繼而興或先或後雖不同時而並皆斯干之玄孫也是故三國古誌曰新羅本少昊之後故姓金新羅博士薛因宣撰金庾信碑曰軒轅之胤少昊之裔其始祖首露與新羅同姓新羅朴居勿撰姚克一書曰新羅之祖本少昊之後來自中國不忘所始故姓金焉新羅本記序亦曰羅人自以為少昊之後故姓金云又曰三國祖先豈皆古聖人苗裔耶何其享國之長也高麗崔澁撰壽寧翁主墓誌云金氏之先來自中國而為金天氏之後故以金為姓三郎寺碑亦云金天之後以此觀之諸家所錄各有援證布在策書

其可曰文獻不足乎蓋居漆夫撰史之後金積之說證虛成實瞽旨一世然若三郎建寺乃在撰史之後而其序碑之文特言金天而不言金積則漆史之荒偽妄誕不辨而自破矣又有金積之辨甚悉張皇不盡錄近世忠州金氏竅源錄所記世次承接尤為詳悉快若發蒙其說自上少昊誤國名為君名有熊少與子歷黃帝少昊白芒少昊次子大業少昊子大費少昊子伯益少昊子大廉至魯俗氏孟戲中衍中衍之後有茲興期中衍姓又已姓以周武王元年己卯始封莒以祀少昊子密州今十二世至庶其公為春秋之始至穆公國除於楚歷世二百三十一而其子孫因以國為姓有莒敎者以勇力聞為齊太史敎之玄孫莒舟與兄弟八人始東來及其孫斯干始推本其源以金為姓其後分為駕洛伽椰新羅之祖又引左氏馬史而釋之曰刺莒嬴姓故知伯益之出於少昊莒或稱

惟翁  
卷之六

已姓故知臯陶之出於句芒少典氏女生炎帝而子為有熊有熊生  
黃帝而黃帝亦稱人皇故知少典氏之先出於太古之人皇而人皇  
即九州之分長冀州者也此窮源錄之所以作也凡我東金氏之出  
於金天於是乎洞然無疑歷歷可攷夫何更泥於漆夫之志怪而陷  
襲夷俗之蕩訛哉然則莒人之東來自舟輿始東族之有金自斯千  
始而千年君子之國一變小華之基自世祖始苟能報本而反始舟  
輿斯千亦當與世祖並尊而羅代追典不及於莒人者承受人國草  
初而禮不備也其贊畧曰滄海有源衆山祖崑不有聖神孰啓我人  
惟王得姓遠出金天金生於土土德黃軒少典有熊肇自人皇人皇  
九一長此冀方曰臯曰益舜禹是舉降在茲與周封于莒二十傳世  
六百歷年楚蛇食國秦虎歐民舟輿東來晉宇星山奕奕斯千始尋

初祖八莒同貫六伽聯譜篤生玄孫實惟我王載誕載育乃爺乃孃  
菟彼始林有儼胎石軒昊之後實育于昔昔王曰子嘉名肇錫克仁  
克智宜君宜王太輔施澤得氏久長云云余久聞東方金氏之出於  
金天而姑未見確證及覩茲論大有實理夫以海外之一夷姓不足  
以向人論世一朝得此奇論軒昊臯益寔吾祖焉於是隱然有郭崇  
韜之以紕袴自居之心殊為可笑然靈芝醴泉必有其源舍其昭昭  
可據之來歷而偏信謬悠荒誕之說此前史之失也今因學妃論而  
偶及之以備一說

七 審勢篇

審勢篇懲宋積弱之弊欲以術振勵之誠為對症之藥然亦多背理  
而不可為訓者如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者非

也又曰萬世帝王不可革易者尚威而已非也又曰尚威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如秦之甚可也尤非也雖以申商之慘刻亦惟曰信賞必罰而已何至多言乎

八種書衡論

唐宋以來號復古文其論道叙事摹擬經史然世級懸遠氣力益有未至者焉老蘇傑然戰國人物也縱言無忌盡其欲而後止故其文醇乎戰國無世級之可言譬諸五穀猶稊稗之熟耳故其論道術也開口妄發其論天下形勢用兵行間之法則奇邁奮迅字字飛舞所謂權書衡論是老蘇一生用心力處本願經濟盡在於此惟無曰聖人之道本如是云則幸甚

九論兵事

張旭見公孫大娘舞劍而通草書之法老蘇談兵亦欲借其勢以神其文而已歟不然宋方有二虜之憂韓歐諸公何不薦此等人以試之

十

老蘇之文如風從千尺淵底掀起波浪魚蛟龍皆為之動盪不安其勢傲視漢唐雖昌黎之雄卒然相送亦當權為斂避至於二子氣少衰矣

東坡文一上神宗書

長公上神宗書與老蘇上仁宗書節節相反蓋其所遇不同然長公學術原自過其父賈生之亞也

二再上皇帝書

東坡集

雜著

卷之六

七

此文淋漓感  
樂未始不極  
佳但天誘秦  
衷焚其書坑  
其人與夫有  
功於萬世大  
矣哉愚是何  
言也既已糾  
正老蘇之背  
理者曰難以  
申商之慘刻  
不至此多言  
而痛辨之今  
忽蹈老蘇之

再上皇帝書曰今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今進士之學半天下各懷  
廢棄之憂而人才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  
歸勝廣相與亡秦蓋以失業而無歸故也愚謂此愚荆公新法而恐  
動劫持之說也苟秦不虐使斯民失業之徒雖千萬安能有所為乎  
如虐使斯民雖不焚書其能以予秦之諸生皆戰國之餘也若並蓄  
於世異端橫議將不勝其繁聖經愈晦大道愈亂故天誘秦衷焚其  
書而坑其人欲以大殺其勢抑遏橫流有功於萬世大矣雖然其真  
經真儒故自不沒何以知之當秦之暴抱書區區幸欲見知於世者  
非真儒也從始皇至泰山紛紜草封禪之儀者非真儒也何以知其  
非真儒也夫管商申韓鄒慎蘇張孫吳之徒皆名為儒而口談詩書  
然其實皆枉道循物希世求合以徼一時之幸者也六國既亡萃于

病何也真經  
真儒固自不  
沒德後世經  
籍無一不疑  
其偽者於易  
疑大傳於書  
疑今古文於  
儀禮皆疑非  
周公之書而  
無經不然者  
是皆焚經之  
罪也所謂真  
經者果安在  
乎後世人君  
法三代以上  
聖君之德化  
難如羽化登  
仙效前王之  
惡習易如傳  
染癘疾秦以  
後帝王視儒  
者如草芥已  
論真儒莠莠  
珍域之甚酷  
者皆改爲之  
伯也其罪可  
勝誅哉今此

咸陽各欲售其學肥其身誰知暴焰所燒先及此輩若溪服先聖之  
道明於出處之義者見幾高蹈抱書深藏冥冥乎其不可得見又安  
能殺之是以知真經真儒之不沒也或曰今之明經進士亦希世求  
合以徼一時之幸者也謂此中無真儒可乎曰顧其時如何耳悲夫  
安得盡誣一世也夫明經始於漢詩賦始於隋唐上下數千載才智  
賢能於是乎取焉今明經之弊徒習記誦務應帖括若詩賦則非汎  
濫百家不能工也是則明經之名不如詩賦之實此子瞻所以欲復  
詩賦也然二者優劣猶唯之於阿相去無幾所謂人才短長終不在  
此者是也然則以茲取士而能得才智賢能者其道何居曰此非法  
之美也與有司之能也其勢使然夫所謂才智賢能者非沉屈為人  
下碌碌居世者也所治之術常過於人而名聲出於輩流若上取力

唯醫  
卷之六

有功萬世云  
者不過教於  
文與儒之弊  
而之甚也雖  
無經籍後世  
之諸子百家  
雲滃霧變充  
於汗牛有誰  
禁之慮真儒  
雖不得見所  
謂儒儒俗儒  
充斥一國士  
皆挾大學學  
譽然曰仁曰  
義如周密所  
機則吾國其  
庶幾乎以是  
言之經也儒  
也無論真偽  
必不可焚與  
坑之物也明  
矣

田則才智賢能必歸於農上取器用則才智賢能必歸於工上取財  
利則才智賢能必歸於商上取德行道藝則才智賢能必歸於君子  
之儒今不得已而歸於詩賦明經誠以非此則進無以事君退無以  
養親倫常之道或幾乎息矣於是子真儒或出於其中何以明之當  
孔子之時學校之法久廢弟子學成而無所試用冉有季路子遊子  
賤之徒仕於三家夫子不之禁也又從而勸之子張學千祿夫子不  
為非也夫子亦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以此觀之真儒之  
出於詩賦明經無怪也顧其時如何耳曰然則但取其業之精者而  
舉之才智賢能固在其中耶曰不可是唯得徒言無實之士且鬻文  
借手其弊難防非善之善者也夫有德者必有言有實者必有名今  
欲改其言之難未若取其名之易必先採聞望次改其藝庶幾十

得六七古之人皆用此法未有專攻其業而能得士者也曰然則彼  
精於藝而乏聞望者舉將有失業之歎為之奈何曰是不足憂也凡  
失志而怨上者皆由於上之所為不服其心也且喜之者一而惡之  
者以千百計故其怨易行今在鄉有一鄉之善士在縣有一縣之善  
士斯人也曾所推與畏服而樂道其善者也一人舉而一縣一鄉皆  
喜焉彼誰與獨怨哉曰然則彼將何以處之將棄其業而歸於農畝  
可乎曰何為其然也彼固有所持之業於進取斯已過半矣若少勉  
其行其功不亦倍於他人乎何為棄之哉若無行無藝者退而修之  
可也又誰怨子曰坡公以為唐之通榜取名亦為弊法何也曰此為  
神宗喜變制度而發也雖有良法何能無弊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三徐州工呈帝書

余常患我東用人之路不廣奇才異能滯於鄉曲又患士大夫其有才者治習科業及莅官治事仰成於小吏斯兩患者非難醫之病而人亦莫知其所以然可異也夫親民用事莫如小吏久於其職莫如小吏居其土而習知其俗莫如小吏是必廉慎公正自重之人然後民得不病事得不滯今之小吏果有其人乎其無人乎噫其故有四焉一則不擇而補也一則無祿而使也一則不通仕路也一則鞭扑而辱之也此四者存而小吏無良人小吏無良人而官勞於上民困於下嗚呼孰謂小吏而賤之哉愚以為宜用漢法郡縣秀孝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漸通仕進之路制祿以代耕聽贖以免杖如此則四方俊髦爭出是途民國利益不可勝計余姑舉其易知者列為十二便材彥布職官無曠務一也見屈塲屋收功郡朝士無廢材

二也各舉其鄉近而易察三也試諸實事能否易見勝於詩賦無用之文四也廉慎自重民不受困五也長官有非得以義糾正風采在下六也遐荒窮鄉習於典章聞於威儀一洗今僻陋之風七也積勞遷官官事練達八也賢者家貧親老不能遠求科宦者為祿而任于鄉九也忠信待下捶辱不及英俊之士出於其間如黃霸薛宣朱邑丙吉范滂陳寔之徒可得以用之十也桀黠不羈之士不能自達於科舉如黃巢李振輩落莫而思亂勾入此中別開仕選消亂於未形十一也國家失萬餘奸蠹得萬餘良士十二也苟如是則用人之路大廣矣為官者無仰成小吏之患矣兩患既祛百度俱舉京外衙門彬彬可觀誠為致治之良法然猶有所費慮者獨患小吏之業不可遽奪姑欲存其舊額漸補以士則為士者又不肯與小吏比肩法至

此窳有難強行余讀蘇長公徐州上皇帝書論西北五路豪傑之場  
不可以聲律經義取之宜如漢法擇補為吏別開仕路未知當時果  
用此計而正與我國事相類我國西北三路其人亦沈鷲勇悍於聲  
律經義非其所長故自古擯棄不經重用然往往出魁奇非常之才  
能効非常之功此其才不可以文詞限之明矣且西北人士積廢已  
久門地婚宦通於小吏不如三南之截然有級宜先試此法於西北  
三路庶見其效也或者以制祿廢刑為難行夫事之在下者難以力  
強事之在上者可以術通今制祿廢刑皆在上之事非難行也按宋  
史無常祿頽頽為訟者入東矣曰金視其不直者而細今無異以為宜  
周官法民之為訟者入東矣曰金視其不直者而細今無異以為宜  
史之俸祿此制祿多寡未可為常若遭刑措之治吏皆餓死不亦難  
於此今時此制祿多寡未可為常若遭刑措之治吏皆餓死不亦難  
于

四論高麗買書利害別子

子瞻與伊川  
同任一朝猶  
不知其大賢  
而排笑之是  
不過晏平仲  
之不識孔子  
謂子瞻識見  
之不逮則可  
謂子瞻為小  
人猶過矣而  
况高麗僻在  
萬里外海隅  
何由知其慕  
華而效忠乎

子瞻用意精悍善揣人隱情獨於高麗事猜之太深而防之太嚴是  
徒知夷狄之難信而不聞東方有君子之國者歟東人天性慕華雖  
勢逼契丹終不忘宋崎嶇萬里由輸款誠今日非慕義也幸賞賜之  
利曾南豐云高麗使所至州遺其知州率為三十萬恐傷中國之義  
以此言之可謂幸其利于東人自附文雅性好遊觀今日高麗契丹  
之與國也其使者所至圖畫山川形勝窺測虛實非善意也此有志  
於天下者之所為也勝朝自守不給能辨此謀乎余不敢知東人愛  
名而好古遠求書籍不過為文詞之一助耳今日戰國權譎謀臣奇  
策不可賜海外之夷何其過慮也忠而見疑仁而見絕當此之時誰  
能為宋謀乎宋有天下十分之八而歛天下之金繒以奉二虜可謂

今以不識高麗謂子瞻為小人可謂子誠齊人子瞻如見此小人之目必掀髯一笑而安受之

辱矣子瞻曾不能奮身請纓獨於小國之使區區館籛之費是斬是惜是斥是却阻事大之誠孤遠人之望以德則不仁以威則不武以知則不明論者猶謂深慮識體之言誠可笑也昔漢武帝欲制匈奴重譯勞師以通西域今高麗者契丹之狎隣也宋若有志於彼宜先求通于此子瞻反欲絕其自來之使豈為國深籌者耶甚矣東人之愛華也見絕如此猶復誦其詩慕其人而無怨怒之心至徽宗時慙懃求醫密輸金虜之情噫子瞻小人哉余觀曾南豐擬辭高麗送遺狀蘇之不及曾亦遠矣

五辨試館職策問劄子

為人君者皆知笑周厲秦始為人臣者皆知非李斯張湯然歷改後世雖昏君亂臣皆惡其名而雖賢君良臣亦蹈其實夫誹謗者古之

聖王視以為藥石一日不聞則坐不安席曰我何罪而至於斯也後世為陷人之大穽語及乘輿則為不敬語及先朝則為不道雖有賢明之主寧可包容侵已之言不能庇謫先之罪雖有忠直之臣寧可自明其無實不敢言非所當舉君以此為孝臣以此為忠噫過矣昔周太子晉曰昔我先君厲宣幽平貪天禍至今未弭是歷舉其四世而謫之也不孝莫大焉夏侯勝抗議武帝不當入世室不忠莫大焉由今觀之太子晉夏侯勝果不孝不忠乎周厲秦始李斯張湯果賢聖忠良乎坡公古之遺直也當神宗時能盡言無諱侏詩託諷是不畏死者也及神宗崩趙挺之輩摘其草麻詞及館職策問指為誹謫先帝則公不免焦吻弊唇哀號以自明非畏死也畏得不忠之名而死也夫民亦勞止有國之常語今以神宗之故而不敢言彼讒人

蘇軾集 卷之六 七



者可謂揚先帝之德乎賴有爭差役一事僅以自明吁其窘也哉

六論馬澈不當屏出學狀

太學者古者刑政之所由出也國家既置三司言官猶恐懷祿而不盡言又令太學生徒得上書言事布衣朴直無所顧忌工自衮職闕夫下及權姦蔽惑倫常晦明生民疾苦能言人之所不能言人人直達甚盛事也自近世生徒上書先經掌議看詳得其署名然後得進掌議者皆當路之私人也承望風旨蔽遏直言自是太學言事之法遂廢嗟乎誰忍為此幸而吾君清燕之暇閱覽國朝故事問曰往時太學生紛紛言事今何無耶對之者必曰生徒不識事體妄論政務以求爵賞之俸且此輩所言多是黨議今國是已定徒煩聖聽先朝深慮此弊敕令更勿妄進故不敢受也幸而吾君又問曰往

時亦如此先王何以不禁對之者必曰往時士風淳古所言皆當近日人心漸澆學校尤甚若此風復開祇增生事未見其益竊恐他日仰勞聖慮嗟乎吾君何從而得其實哉余於坡公奏馬澈不當屏出學狀感其所論事相類而歎今無坡公之善啓沃也

七

朱文公謂東坡之文終不脫縱橫之習愚謂此惟上諸公書及策論為然蓋其少年學父時口氣也雖然所忌縱橫者謂其無實也東坡之文縱橫中却有一段精實不可學處兼戰國西漢之長其見利害處如庖丁解牛事無難易隨手打破尤善納諫感動人主其筆鋒所注將使楚猿望之而啼是千古藝林中無雙士也

八答張文潛書 答謝舉原書

東坡論文最得活法以為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又曰辭達而已矣辭止達意則疑若不文然是大不然又曰近日文字之衰其源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已觀此數段議論則古人作文之妙可以見矣後之學者創為法度繩墨之說日就艱僻斷絕自然不知何苦而為此也古人作文或有首尾相應處或有不相應處或有步步照顧處或有全篇不照顧處或有轉頭掉尾伏線夾叙處或有平直說去澹乎若無味者各因筆勢之自然度言與事稱則便止是為成章後人篇篇摸索句句櫛刷求其所謂合於法度者千百篇益得一二彷彿焉於是執此為定法舍己之所欲言者而循其法度排句安字牽強裁割所謂戕賊杞柳以為杯圈者也故其字句

之間頗得相似合其全體邈如胡越之相背坡公言傳神之法如優孟談笑不必舉體皆似得其意思所在而已此真善喻也

九

蘇長公書疏劄狀古今罕比如園邱議可與韓公禘祫議並驅論差役利害及積欠六事指畫如掌與陸宣公祖調諸議相伯仲奏浙西灾傷狀先事救患漢得魏相便宜條奏之意乞開西湖及開石門河狀行文如賈讓治河策而較出色論西羌夏人事宜洞見情狀處置中機如李鄴侯計事代張方平諫用兵書讀之令人解頤抑又軼過淮南諫書矣鹿門謂公晚年漢悟禪宗文亦超脫蓋公之文如千將莫耶臨事則割切如意無事而置之則精光燭天鹿門見其無事時精光謂得禪宗誤矣

十 始皇論

始皇論以為聖人制禮習為迂闊難行之節使民不可馳驟而不輕為奸聖人之權固在於此始皇不知而破其藩籬噫此有所受於其父也然則禮為外物不與於天理民則始皇廢權守經是矣何謂始皇甚矣蘇氏父子之病權也中庸聖人之極致也其要只在勤獨大學初學入德之門也其要只在毋自欺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子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由是觀之聖人豈有隱而不可告人之事乎子思曰君子之道費而隱隱者至理之所存費之所以然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可者非故勿令知也則勢不能也意者蘇氏於此等章句由以己情測之遂謂聖人亦有機權無機權不足為聖人意乎殆哉老蘇衡論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

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權者民不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何聖人之陰秘深阻至此甚乎至如東坡以禮為御天下之微權者雖腹心之臣亦不可告何者一人知之萬夫瓦解必不勉行其所難審矣然則聖人獨自知之外若無所矯飾而出於真情內則陰籠制天下之心使之終身奔走疲竭於吾術中而不覺嗚呼聖人而尚忍為此獨不愧屋漏乎夫腹心羣臣之所不得知其秘且密如此蘇氏能識破於千載之後然則蘇氏果聖者歟

十一 樂毅論 諸葛武侯論

愚嘗畧觀往古之蹟其事與望稱而犂然當人心者蓋鮮矣得其義者失其功有其才者無其德未嘗不掩卷太息竊有感於天道者也

三代以後聖王不作賢人君子之處世皆苟焉而已夫何所紛紜哉夫賢人君子者上不及聖人下欲自異於眾人又其出不幸而多不遇時故事與願違或出入於道而其歸欲保大節而已後之賢人君子必哀其情而恕其過褒其功而與其善何者悶其後時也且自吊也夫降自春秋以來人臣能進退以義行師有法者蓋雖得見惟望諸君諸葛武侯為可稱何者為其近於仁義正大也今東坡論二公咎其仁義正大曰曷不純用暴誅之術使兩夫而為天下笑也嗚呼使二公而去其仁義正大純用暴誅之術是白起而已商鞅而已古今不患無此人吾何從而慷慨擊節想見其為人也哉

十二策畧

策畧之一曰今有人恍然而不樂悶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

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為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善哉言乎愚竊係之曰嘗聞之醫師曰凡受病久者不問所病必先試以調和填補之藥以救其將失之氣庸醫不知輕投峻劑以攻其病幾何其不人病俱亡也坡公此論其在仁宗之世乎其意蓋欲以峻劑試之少警偷惰而誰知熙寧君臣專攻其病宋遂大耗易二世而亡吁其可戒也夫

十三策畧

策畧之二曰宜設行人屬國之官凡遣使館使之務專任責成而使豫為之備宰相但持其大綱點陟能否不亦甚簡乎愚按此言為我國切要之務今雖有禮賓之司特名存耳每於冠蓋往來之時舉國

上下無不奔走遑遑公私帑藏一時耗竭可謂寒心宜做立行人之官擇列卿中一人為之長選其佐貳盛其任使地部度每歲所用劄以付之凡事大交隣之事一切委任使得豫為之備而勿撓其權專意治事以定其功過如此則費用必節饋餉必豐禮儀必閑工自朝廷百司下至八域民庶晏然不知有冠蓋之事為國之體能勿如是乎

十四 策畧

策畧之五曰後世人主養尊而自高上下隔絕無以盡天下之情一朝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末陳五事其一將相之臣宜日夜召論天下大計其二守令罷歸者當問其為政及民情風俗其三左右侍從宜與論說古今博訪治道經籍之外有事必咨其四吏民上

書苟小有可觀宜皆召問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遠方賤吏無以自通於朝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則人人務自激發不以卑賤而自棄愚按此五者皆一事也無更張之勞財用之費而行之甚易收效甚廣自古人國未有如此而不致治者下亦不至於敗亡卷亂決矣孰以此言獻於吾君者乎吾將錄以俟之

十五 思治論 策論 策畧 策斷

蘇文忠短於論古而長於論今短於論道而長於論事故其論六藝古書三代以下人物槩不足取其思治論策畧策論諸篇無一字等閒最切於熙豐元祐間時務其精悍之識博達之才儘為賈生之亞匹矣文自汪洋滾汨而其回湍激射處尤足以警發憤憤人主宜寫一通而省覽焉策斷三篇論二虜情狀與其所以制之之術洞悉如

見恐當時士大夫未有能及此者又云國家之患外而二虜內而奸民異日可畏者在此而已徽欽之際其言尤驗此豈可以文士常談易之哉愚謂我朝立國大畧如宋家規模異日為患無亦在此二者歟

十六李君山房藏書記

世之言者以為我東自有僻隅之陋終未若中華余竊惑焉夫人之稟性賦形固無中外四方之異世之人有不圓顛方趾橫目豎行者乎其形既同則其性情亦可知也若夫彼大而我小其地然也彼多而我寡其衆然也彼強而我弱其勢然也彼豐而我嗇其財然也此四者皆非在我者也若在我者性情之所得知行之所修何故而不若彼乎後讀蘇文忠所著李君山房藏書記歎曰東人之不及華其

在此乎其在此乎李君嘗讀書于廬山白石菴既去而書存者為凡千卷以遺後人後人讀其書而業成名遂者固將無窮也其心豈不曰書者天下之寶也豈我獨得以私之哉我偶有而成吾業世之無書者亦何限吾將遺之以為後人無窮之利也夫使李君而為知命之大人也則可不然李君亦一書生自好者耳其見之不苟也如此則舉世之書生自好者其見與李君不相遠亦可知也豈不綽然有裕遊於大方之家者耶嗟乎華東人不相及固宜無怪昔勝朝安文成公捨宅為學宮以其書籍奴婢屬之自是東方學校始興儒風大振是傑然特出於千萬人之表者也後世藏書之家常東置不觀亦不借人其意欲傳之子孫而子孫謹守者十無一二飽於蠹蟊於火耗於婚喪酒食雜戲燕樂之費又幸而入於有力之家其錮而不出

亦如前人其終歸於紙市秤輕重而賣之為人糊壁覆瓿之資書之  
 厄亦甚矣是則書籍常滯於不觀之地其有志願見者雖欲一經目  
 亦不可得東人之陋何時可免豈非以其淺狹局私之見既以自誤  
 又也其膏於後生少年歟余嘗南遊兩湖所至鄉校書院取見其所  
 藏書目較今所存益無幾焉問之則云為人借讀而不還也歲久遂  
 失之噫此其所以錮留也孰為四癡之說而其蔽至此其亦不仁也  
 哉

十七十八羅漢頌

余讀歐陽公跋華陽頌唐玄宗詔附其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  
 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及讀東坡十八羅漢頌其  
 末書弟子由某月日生其婦史氏某月日生此又何為者也彼一君

一臣者自謂智畧見識超出於世而至於死生之感蒙恥忘鄙所為  
 與委巷匹庶無識女子毫無異也乃復抗顏伸眉抵掌而談道德之  
 事誰其信之噫可歎也已鹿門謂此等見解韓歐所不能及心性超  
 朗真絕世之文然則韓歐心性卑濁宜不入於鹿門之眼也

穎濱文一上神宗書

蘇文定上神宗書曰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非所宜先  
 也今之先務惟在豐財豐財之道惟在乎去三冗苟能豐財則以戰  
 以守其權在我凡此等議論人所恆有然觀其反覆數千言不可謂  
 不切時務及觀論青苗諸法利中見害害中見利透人所未到處可  
 見其識精而心公亦非等閒才也昔丙丁之際我東新經兵患大修  
 武備我祖文貞公獨屢陳其不可曰臣甚固陋未知奇謀秘策惟以

近世有以穎  
 濱入八家為  
 濫錄云愚獨  
 不然其疏與  
 論比長公有  
 過之無不及  
 今讀此益信  
 愚見不誤也

伏讀先正嘉  
謨不覺欲  
敬歎俗以聖  
人之訓每  
為迂而不信  
也非迂不足  
為經國之模  
今於何處聞  
其為迂之言  
耶

書之懷保小民詩之哀此惻獨論語之節用愛人孟子之不如人和  
中庸之子庶民大學之得眾得國為萬世當行之道故臣之所欲只  
在均役安民以固邦本而已至於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若銅紙之砲  
船中之甲吹鐵煮硝之事則竊以為不急當時聞者皆笑其迂遂建  
軍營築城堡修器械勞民殫財僅完一時而仍廢不用次第敗壞國  
小民貧無事而養列營之兵經用以此大絀遂以不振蓋至今歷二  
百有餘年而其害愈可見矣蘇文定所謂後其所先先其所後則先  
後為之並廢其知言也夫

二乞分別邪正列子

自古當朝之小人易去歷世之小人難除夫當朝者吾用之吾廢之  
可也歷世者事在先王彼以三年無改善繼善述之語日夜脅持之

刺骨之論十  
秋之下令人  
歎觀愚亦曾  
有調停說而

故非有大力量大勇決之主不能無惑焉夫小人之當朝者其為術  
惟在逢迎取媚而已歷世小人能感古傷今乞憐肆惡其態無窮正  
人欲疏其惡彼輒加以誣讒先朝之舉未有不屏氣咋舌蹈階而不  
自安者當此之時人主宜何以處之惟思皇天與祖宗所付之重而  
已嗚呼當宋元祐之末章蔡邢曾皆歷世之小人也失志伺釁造謔  
滔天是時女主勢弱嗣君昏愚正人君子脫旣在朝其執若冰山之  
不久於是為調停之論冀舒其怒夫彼於失勢竄逐之中猶能鼓其  
簧舌動搖朝廷若復引以近之黑白混處其不可一日相容明矣惜  
乎如子由之忠直明果尚不能明言斥絕苟且因恭卦內君子外小  
人之說以解之以內為朝廷以外為州郡而君子當處朝廷小人當  
處州郡迂哉是計除非杜其口繫其足誰能如此樁定而不變乎蓋



不及此反覆  
痛快

其屢經摧折年邁力憊精悍勇敢之氣衰慮禍圖存之心切如鷲鳥  
垂翅望林思休小人乘間躍入排擊一空若迅風之掃枯葉悲夫語  
云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使有范文正司馬溫公一人在者豈至  
此哉

三六國論

穎濱六國論以為韓魏當秦之衝而蔽山東故天下之重莫如韓魏  
齊楚燕趙四國當出力佐韓魏以擯秦秦不足為言之何其易耶不  
論其人而論其地則秦以崤函隴蜀之固雖至今存可也不然則在  
乎其人耳夫三國鼎立蜀最僻小然昭烈孔明遲死數十年足以待  
魏吳之變不能待而死亦天也秦自孝公以來節衣貶食夙興夜寐  
以圖富強之術子孫繼立此志未衰彼其一食一息意未嘗不在於

山東是孝公常不死也六國之君或賢或愚或明或暗或勤或惰或  
猛或懦世常不一故秦陰察六國之君如其賢明勤猛則甘言和好  
以舒數年之禍如其愚暗懦弱則辨士以誘之勁兵以伐之惟我所  
欲迭相循環堅者皆瑕天下安得不折而入秦乎假令秦君有愚如  
齊湣暗如楚懷情如燕噲懦如梁襄者一人間之則其屢世相傳之  
志業忽焉委地萬事瓦解六國之君可以舒嘯惟其無是也而常不  
失其虎狼之心以百年無釁之國伺六國之千瘡百孔何求而不至  
哉故曰不在其地在乎其人如子由之論是六國之君亦必世世皆  
賢常為一心然後為可不然以一時利害相合則不足以抗耳

四梁武帝論

梁武論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五帝三王以形器治

惟佛最甚語  
絕似隨園文  
子才如見此  
必擊節歎賞

天下而道行於其間老佛之道與吾道同但不以形器故不可以治  
天下又曰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自有天地而有是道古之君子  
以之治氣養心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聖人所以不疾而速不行  
而至者一用此道也愚未知子由所云道者何指而言也夫道者所  
以用於器也無器則道無所名故曰可離非道也今曰不以形器形  
器之外更有何道若如是言是所謂無極在陰陽之先者也天地萬  
物有生之前也今曰自有天地而有是道不其尤妄乎天地亦一形  
器也天地之間佛生焉佛亦一形器也佛死而為之塔廟像設塔廟  
像設亦一形器也由此觀之生死纏縛於形器者惟佛最甚自以為  
超脫形器而獨立天地之上何其愚也且所謂治氣養心者即其畏  
死之私欲也天地神人何畏而敬之哉夫天道任理自然無私喜怒

故佛者雖極其醜詆至謂之牛壤蟲天亦若不聞知佛者欺其不聞  
知也於是私立天帝名號列於下乘弟子之位此又何妄也子由所  
云望而敬之者豈非以此耶自古聖人以畏天為戒自佛者出而人  
皆畏佛而慢天夫天且敬佛而況天之子乎於是天子拜佛而不為  
恥也嗚呼其亦巧於自尊者也余觀子由護佛最勤無所不用其極  
然但見歷世奉佛之禍不可由庇故於是為之說曰老佛不以形器  
故不可以治天下此又非真情也夫佛何嘗自言不可治天下哉彼  
以世之生養衣食皆佛之所為我雖有百口自明其不然無處可證  
且以歷世奉佛之禍皆屬魔戲今已超脫苦海受天上無限快樂我  
雖有百口明其不然亦無處可證此其所以普濟天下之術也若云  
與世無涉獨自修煉人誰肯奔走舍施哉或曰此世俗釋子惑人之

此論比前尤  
覺電明可謂  
有教文字

言若子由所云子不足以知之曰吾亦不願知也然猶足以知其意之所歸夫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此聖人開物成務之神功也今子由以此贊佛是果真謂不可治天下者乎但無禮樂刑政可以理世之具故其言若此而其心則陰歸重於冥教以為禮樂刑政但治生人而所及有限冥教則通治生死其化無方其畏且信甚於世俗釋子然冥教之說誠甚淺陋不足雅言故為說高妙無上之道以文之世之觀此等文字者努力無誤焉按梁武論專為發明佛旨其並舉老子者特影子耳

五 王衍論

王衍論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漢雖不聞道猶能守禮至魏而廢禮慕道清談之禍作東晉以來學分南北

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形器之說備矣郊廟朝廷之儀冠婚喪祭之法皆於是取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以求道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為道之極然反而察其所為內則讒諛外則聚斂杜忠言之路闢邪說之門皆以詩書文飾其偽與王衍無異也愚按此漢宋學之別也所謂形器者即禮樂度數此注疏之所詳也亦曰注疏之學又必資攷證故亦名曰攷證之學箋注始於漢儒故亦曰漢學出於經術故通稱經術所謂道者即性命理氣也曰性理之學始於宋儒故稱宋學余觀子由此論蓋為王氏新經字說而發也然亦忌程門窮格之說而詆毀之也

漢昭帝論  
卷之六  
六三宗論  
漢昭帝論

余讀蘇文定三宗論及漢昭帝論歎曰嗟乎其知本矣夫三宗論曰自堯舜三代之賢君皆享壽考後世人主雖賢明而不及中身者以聲色膳服之賊其躬者多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天死者勢也古之賢君必志於學知道德之貴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自養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此傳說所以勸學古訓也漢昭論曰昭帝之賢過於成王而壽夭相遠者霍光之過也成王之幼也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左右前後皆賢臣也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無足怪也今昭帝所親信者唯一霍光光雖忠篤而不學無術士之通經術識義理如夏侯勝雋不疑之徒光賢之而不能任使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姿明達

凡事知之者  
不廷為貴真  
知之者為貴  
真知之者不  
廷為貴真知  
而誠好之者  
為貴實生于  
由以後始見  
真知而誠好  
之然安得使  
後人真知而  
誠好之哉經  
國急務莫先  
于此

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眾矣安能及遠乎嗚呼子由此論可謂萬世君相之龜鑑且君不自知惟在輔相之導迪其不可不知也夫人之志向在乎端本故易稱正蒙書云教胃夫斯人也何人也天下之人所恃以為命者也其貴且重如此今使之受業於刀鋸之餘長養於粉黛之手既誤先入又折方萌此何為也哉人有憂其子之荒嬉必得賢師以教之至於國家則曰非吾所敢知也蓋亦有地踈權輕而不敢議者矣如霍光者可以議此又坐不學而失之豈不惜哉

七 史官助賞罰論

史官助賞罰論曰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或曰子由此論無乃過乎余應之曰余猶以為輕也自古權奸之當國也天不能殺君不能黜史官能誅之於萬世之後由此言之反不重耶或曰後世史

漢書  
卷之六  
六三宗論  
漢昭帝論

筆鋒如霜然  
自古權奸豈  
懼後世之誅  
哉

官皆權奸之私人也非徒不誅乃更褒之又發名山石室之藏竄改其遠世微累若此者何如余應之曰禮失求諸野齊史雖死必有執簡而往者權無所不在也昔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枋頭事桓溫怒謂盛子曰此書若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泣而請改盛不許其子陰改之先已有一本送北朝遂傳于世余謂枋頭事雖無此本亦傳何以知之桓溫之怒其子之改皆盛之所不及載而傳至于今昭昭也枋頭敗績天下之所共知也獨孫盛記之哉且溫不臣之罪史不勝書而獨慮一敗之傳於後何其愚也故欲秘者愈彰欲沒者愈實傳曰十日所覩十手所指其嚴乎

八臣事策

臣事策之一曰天下有權臣有重臣其迹相近而難明權臣一日不

可有重臣一日不可無此說極似有理然以之追論得失則可以之勸世主必行此道則不可夫所謂重者其力足以制君上之非其信足以一官府之體其號令足以行於四方然後能效其大節不沮不屈如此而不以權敗者亦鮮矣今者賢一人焉授之以生殺予奪之柄不知其人周公乎王莽乎霍光乎司馬懿乎夫周公霍光未始不得請王莽司馬懿未始不得譽何從以辨之且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以為此真重臣也自世人觀之則乃權臣也又有大人正色立朝以道自任可謂重臣矣小人讒之以為權臣又誰能辨之故世主不敢任大臣大臣亦不敢自任蓋亦難哉漢光武明無不照鮮有敗事獨不敢任三公之重前明高皇帝神聖則哲未有倫比稍任相府小積債轅夫權之難任人之難知若此其可易言哉故夫子對哀公曰思

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九 臣事策

臣事策之八曰今之官吏考定以無過且有舉者則天子不得不從而予之是爵祿非天子之惠而天下之勢也是以取爵祿者不德其上宜投棄規矩使天下無所執以邀其君雖有考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與之務與天下為所不可測收其權利可以得眾余讀穎濱君術臣事民政諸策明切痛快未嘗不奇其智術然往往急於矯弊違道求合此蘇氏本色也今觀此篇大意欲其不守死法格外用人古之明王未有不行此道而謂使得之者皆德其上能得其死上之心則亦淺矣夫王者任道伯者任法疆國任力此三者所任不同而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也曰信也故天下之民舉趨其所任

而君不與焉今欲舍其所任而欲人人樹德則得者無幾失者甚眾幾何其不賣恩而買怨乎古有以私惠曲收人心者若六卿之於晉三家之於魯田氏之於齊王氏之於漢司馬之於魏唐河北藩鎮之於其軍是皆非其所有而响咻以致之人亦分外受厚感德必淺其意在於盜人家國者也今宋有天下且六七世四海一家萬民為子上可以任道中可以任法下可以任力何苦為此區區之小惠哉夫考績者唐虞之遺法歷世課吏所不能廢今考滿無過且有舉者則是於法當遷乃曰彼不我德必求考不足而無舉者以官之曰是必德我彼格外得官者一人之私喜也應遷而滯者天下之公怨也得一人之私喜歛天下之公怨舍其所任去其所信欲望孑孑不映之報可謂得眾乎蘇氏父子好以軍機論治國若此論者亦一時御軍

王者任道以下文樞為上非從八家中來直自孟子中來

之詐謀耳烏可與言治體也哉

十 民政策

余嘗怪古之士必待四十而仕明敏果銳之氣墮患得患失之心生古之人君亦何取於此後讀賈生傳又慨然惜漢文之不能用也方子由之挾書東遊也年纔十九其所著君術臣事民政諸策何其奇偉夙成也余觀其民政策所論公田貸民二事歎曰此古之所以必用老成也夫收天下之田以為公田快莫甚焉王莽試之於前貸民取息盡奪富民之權亦快莫甚焉安石試之於後皆所以亂天下而賊生靈者子由斷然以為當今之急務是合王莽安石而一者也使時君舉而聽之其害宜止於熙豐而已哉及新法既行子由論辨其利害甚切悉反前策所言蓋至此而經事既久識慮深遠自悔曩時

收天下以為公田井田廢後不可已之政但貸民取息誤矣如唐之租庸調法亦何弊之有哉

果銳喜事之風耳嗚呼以賈生子由之才尚須老而用之况不及此者乎

十一

小蘇之文汪洋澹泊如乘良馬步康莊終日馳驟周旋曲折而不知甚勞往往遇山明水秀鳥去雲還使人緩轡縱目容與而忘返蓋其學得於家庭而氣味安靜最近平和所以能晚景優遊得以遺老自終也

十二 民政策 書金剛經後

小蘇民政策即其少時作也有去老佛一篇大意從歐陽公本論中來見識頗正晚年與其兄共逃空門甚可惜也觀其書金剛楞嚴等經後與少時所言儼成兩截所謂下喬木而入幽谷者也

南豐文一

南豐之學於八家中最為醇正其勸人主之學則必以窮理盡性治  
 內應外議經費則必以節欲崇儉省減冗費請辭高麗送遺狀則必  
 以厚往薄來輕財重禮論貢舉則必以周禮賓興漢法孝廉論禮儀  
 則必推本以閑邪存性於視聽言動之間論潭寇則必以撫以義信  
 毋斲力勝叙盜則必以據情斷法歸重仁恕序諸家書則必以斟酌  
 異趣折衷聖道其擇術之精求諸秦漢以來未見其匹豈與濂溪二  
 程並世而聞其風者歟朱夫子嘗稱其文如劉向余謂生於程朱之  
 後者此等議論固為不少生於程朱之前者原無此等見識朱子所  
 云如劉向者言其文辭耳雖然子固常推尊楊雄至此箕子之明夷  
 亦過矣

聖人不同一  
 言足以卷邦  
 乎明清以來  
 至于此論津  
 津談南豐之  
 經術然愚獨  
 以子固之尊  
 楊雄而至此  
 箕子孔子謂  
 南豐無經術  
 亦可也

二

南豐三蘇同出於歐陽公之門三蘇喜權南豐守道其言相背馳如  
 水火歐公兩許之二家亦未嘗相訾異哉蓋以文會友與其所長而  
 已至於議論出入固不足以較之與

三 講官議

子固嘗舉傳說之言勸帝懋學若宜知本者及作講官議譏其安處  
 師道自請坐講噫是猶勸飽而惡耕欲煥而譏織其亦不知本者也  
 自秦以來君不使臣以禮視如草芥師不以道自尊枉已徇人君道  
 日亢師道日卑後世終不能復先王之治者職此之由也三代以後  
 能行養老尊師之禮者惟漢明周武二君而已屈萬乘之尊親袒割  
 牲再拜而乞言後世不以二君為過恭不以桓榮于謹為不敬何者



善其能行古道也桓榮病明帝幸其第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此其為太子時尊師之常禮至於為君而不忘其敬也上官太后受尚書于夏侯勝勝死后行師服夫天子諸侯絕暮以下親今為勝服之尊之至也漢之治雖不能仰及商周亦遠出後代之上豈非以此耶夫夏侯勝桓榮一章句師耳其見敬禮如此而自居不疑况道全德備蔚為命世之儒者哉自魏晉隋唐以來師道愈賤非徒不敢施之於帝王之尊亦不敢施於眾人獨韓文公奮然收召後學作師說世遂以為狂柳子尤避師名至此蜀之日越之雪嗚呼其亦難矣余嘗審思其故蓋亦由於世之無真儒也夫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事尚矣漢之儒者莫如董仲舒江都王驕恣不法仲舒傳之以禮王亦終身敬之其餘雖名為師實趨走承奉之僚屬耳柳子所謂道不篤業不

淡環顧其中無可師者若此者其不得抗顏處尊責人過禮也宜矣若程夫子獨不得謂之真儒乎其意欲正己而正君正君而以正天下其不可自輕其禮明矣且東宮之尊異於君上名雖侍講其實師也今使之挾冊侍立自比於趨走承奉之僚屬其人則賤其道亦卑何從而生尊德樂道之心哉子固之言曰師之道待問而告之今講官非有問而終日強聒此亦不然昔孔子答顏淵季路季康子之問政率不過數句而已至對哀公問政則廣說九經之義覩縷而不置蓋對君之辭不敢如弟子待其屢問而後盡告也後世講筵皆成文具侍講者若待其憤排而不發則是必沒世而不得一言譬如孺子饑不能索飯寒不能覓衣長者當先意施之豈可待其自言而不救子子固又曰講者自以為吾師道也僕僕然以坐自請此亦其輕險

子固識其生  
講倫在其與  
二程並世而  
聞風者乎

此篇之好古  
明道姑舍節  
節引括無恨  
烟波見之者  
必曰純正愚  
則曰第一奇  
文字當為諸  
篇之冠  
掉尾又奇

之辭也今論師道但視其人可當與不可當而已僕僕自請未足為  
非昔子思之在魯也拒鼎肉之饋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役也孟  
子之在齊也辭疾而不造朝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我是非僕僕  
自請其敬禮者乎齊魯二君因是而得聞待賢之道亦二君之幸也  
世主既不能自知而講者又嫌於自言而不敢發則是亦沒世而見  
輕夫沒世而見輕何暇正君正天下乎子固與程子並世而其學不  
足以知程子則其不相悅服無怪矣然惡其人而並毀古道之可貴  
是亦文士常態豈公心乎柳子厚論師道書曰今人不行冠禮近有  
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明日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  
之者咸愜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  
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

類此余謂子固可謂怫然曳笏却立者也

四公族議

曾文定公族議帝者功德積厚深遠上而禘郊祖宗或至於數十世  
之遠未嘗以服為斷下而廣骨肉之恩至於無窮亦未嘗以服為斷  
三代之法皆是也其可以天下之大而儉於骨肉之恩使七八世之  
子孫夷於閭巷之凡民衣食嫁娶使之自謀乎蘇文定上神宗書勸  
減冗費曰自太祖以來宗室合族京師祿廩之費多於百官無親疎  
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  
於上日引月長未知所止古者天子止於七廟七廟以外恩之所不  
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今合此二議觀之子固之議親親魯  
道也子由之議賢賢齊道也曾議似厚蘇議似薄然後世為國者當

從蘇議乎古者封建之時有別子宗子國邑世封之典上無加費而  
恩施無窮後世天下一家皆為天子之私物割地則損賦入分廩則  
耗經用久則難繼必至之勢也按宋淳熙時三祖之孫二萬一千六  
百餘人以此推之在熙豐之際其數亦當不啻聚居京師廩給以養  
之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戚戚無樂而官之經  
費浩大無涯是兩不復之道也禮宗廟之中公族以爵為位崇德也  
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親未絕而列  
於庶人賤無能也親親之仁尊賢之義親疎之殺貴賤之別並行於  
其中準諸天理而公揆諸人情而合未有專用親親無門遠近聚居  
而養之者也名雖敦宗其實猜防意外之變與拘囚無異此可謂親  
親之道乎故秦漢以來公族幸得全死者無幾其存者愁居懾處如

羈鳥之思林願為異姓庶民而亦不可得矣不然則不揀賢否按名  
授官賢能積滯天下孤望亦非公理也自生齒以上官既養之衣食  
嫁娶皆仰於上使彼不得有所施為優遊飽食是天下之棄民也及  
國家事多不能贍養至有貧不能嫁不願適人者宋之季世實有此  
弊早得此庶民治田營生豈至此乎余故曰子固之議似厚而難繼  
未若子由之議也雖然余猶有欲言者以補二子之所未及可乎夫  
有天下者是太祖之天下也有國有家者是太祖之國家也非吾所  
得以私之也周封同姓五十三人兄弟之國十有五非文之昭則武  
之穆也自茲以後非徒無國可封亦義所不敢也故為之別子小宗  
之制使有食邑而傳世有限如此然後為可繼之道耳後世不知此  
義繼體之君各私其子削貶祖宗之昭穆以封殖之名城大都磊落

相望纔革一世則旋遭敗削新君又從而私其子不亦可笑可哀之甚者乎後世能知此義者惟漢明帝一人而已其言曰我兒豈得與先帝兒比此誠不世之賢君也余謂封建之制今不可復宜稍倣古立大宗小宗之法太祖太宗之別子錫之采地爵為世卿為百世不遷之宗與國常存繼體之君其別子爵封侯給世有等殺為五世之宗大小相維本末有序於是設學以教之立正以率之舉其英髦恤其窮乏國家待公族之道庶乎得矣

五閩州張侯廟紀

古者鬼神之道明人不敢以非義相瀆昔楚昭王有疾涇水為祟王曰涇非楚之望也不禱古之人見理不惑故能制事不苟也如是余嘗觀左氏傳所論鬼神事多矣如莘神鄭伯有之厲極其恍惚然要

天地之生久矣凡古人所事事者皆論大小今皆衰微惟事鬼一事今反甚於前此民不聊生之一段也雖有此等文何可破盡感之心耶愚夫愚婦固無足責至如王公大人文人高士亦莫不然謂之何哉

之應之有方不越乎理使人鬼各得其分而已降自戰國民志不定私欲橫肆於是瀆神之風始大興至于今日而極矣朱虛侯章負氣男子也有功於誅諸呂時於法當祀乃死後憑於楚巫踴躍為赤眉畫策詎有是理尤有可笑者姚萇身弒苻堅乃復立像祈助世之禱祀求福多此類豈不愚哉諸葛武侯既卒蜀民所在立廟又私祭陌上後主不許為立沔陽廟以斷私祀善乎當時大臣之處事猶有孔明之遺風焉余謂關壯繆亦一時義士耳死而有靈意其聰明正直而壹者也歟奈何其世已遠其魄愈彊窮洋遊於四海萬國之眾上自王宮國都下至閭巷匹庶無不尊奉與道家天尊佛家觀音同為救難之主侯之神果靈矣乎生不知呂蒙陸遜之諫死不救翼德之死昭烈之敗後主之亡侯之神果不靈乎又何以浮遊恍惚能降禍

福於斯民哉方侯之去曹操爲孫權也豈不誠凜然烈丈夫哉今所  
在崇飾殿宇加以帝者之服奸民妬婦當面詛愬而侯亦不之斥也  
其淫威所用唯在於醉客李儀之類未聞矜一奸凶扶一忠良侯之  
神其果靈於彼而不靈於此耶余觀閬州張侯廟記夫閬張侯之所  
治功施於民祀之宜矣且閬人禱雨輒應是鬼神之有常德者也然  
南豐猶比之坊庸道路馬蠶貓虎之靈笑閬人之蔽惑也况若關侯  
廟者其非可已而不已者耶嗚呼其亦侯之不幸也夫

六

子固之文據道依理裁之以辭繩尺不踰於道既有所未至而於文  
時所未暢故未若蘇氏父子之無所忌畏馳騁恣睢當時推重或  
在蘇氏之後然若舍道馳騁則子固亦不爲也蓋子固生於政證世

家心存經濟又能論道爲文章是兼有三學最似中正故前明以來  
士始紛然知好尚然人慕其繩墨尺度而病其沉晦蹇樸夫沉晦蹇  
樸乃其不能自掩處惟此可以見子固之真後之學子固者調均粉  
鉛以掩其疵復成一塑像偶人而已

荆公文一

上仁宗書首尾萬餘言開闔貫綴秩然不紊首叙改易夏革之意繼  
言欲事改革必須人才於是論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法分爲四小  
綱綱中有目三歛三張乃統爲一然後劫之以晉武因循苟且之禍  
說之以主父偃推恩變法之易又恐變法之初有人沮撓則終之以  
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此時猶不言所革之爲何事而胚胎已久用  
意慘刻至神宗而始大售矣特其行文如橫空鴈陣整整斜斜散而

復合是絕好文章

二周禮義序

周官一書先儒疑信相半迄無定論其惡之者以為末世瀆亂不經之書又曰六國陰謀或謂劉歆附益以佐莽者如林孝存何休之論是也其好之者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如鄭玄杜子春諸儒是也宜先理會身心而後學周禮者朱夫子之議是也可行於封建之時而不可施於後世者馬貴與之論是也以為秦漢諸儒以意損益非周公之完書者蘇頲濱之言是也以為周官六卿無一官完善者胡五峯之說是也是何紛紛之多耶愚竊謂六經者萬世之標準也明乎六經之旨而開示後學莫如孟子孟子之論王政必欲去關市之征山澤之稅咨嗟歎息屢言而不止由是觀之此為王政之最大害亦

可知也而周官之法籠天下之貨使下無僥倖之遺利其亦異乎孟子之所言矣夫聖王之制法將使後人可取而則之後世一切聚斂之法祖述周官而行其一二天下已大亂若復盡舉而用之則民無所措手足亦明矣然而自古言利者以為如此則奪奸民之利寬困疇之稅國用可饒民產可均嗚呼聽其言孰不甘心而願為之哉究其終也民利則奪而曰稅愈重民貧則均而國用愈絀此勢之常然者也何不觀於漢文景之於武帝唐太宗之於德宗宋仁宗之於神宗孰為寬而富孰為刻而貧其故可知也彼猶以為周官聖人之制必不如是則惑矣自漢以來號稱以周官治國者三曰王莽曰蘇綽曰王安石莽以亡綽以治安石以亂夫此三人者取法則同而其效相背何哉莽意不在均民而與民爭利故亡綽意在均民而不與民

爭利故治安石意未嘗不在均民而不免於與民爭利故亂其興亡治亂之效間不容髮惟在爭利與不爭利耳然則蘇縉所取之法特其大綱以之均租調定官名而已科外征稅綽實不用如用之則亦莽安石而已然而世之言周官者以為不如是不能為國此非聚斂也此非與民爭利也是何異於奪人之財曰非盜賊也人孰信之夫有君人之德者必有子民之心今父有衆子其貧富不同富則喜貧則憐焉有惡子之富而欲破之者乎故寧失於民勿奪其欲寧下有僥倖之遺利上無籠取之苛斂恭儉樽節優遊寬假藏富於民孰與不足詩云彼有遺秉此有遺穗伊寡婦之利夫王者之世小民尚能如此况君人乎

三上五事列子

夫法之難變甚於風俗之難革風俗者在長上導率而已法者上下相習猝然奪而易之未有不譁然不寧故雖有善法可以得已而變之則難行雖有不善之法因其不得已而變之則易從如楊炎之夏兩稅張說之募長征法非善於租庸調府兵而因其不得已而變之故人皆復之如荆公之新法可以得已而變者也故民不悅其實荆公之法亦非盡不善也患在不識時而強為之耳攷其法與我東所行相類者有三曰青苗者以常平糴本散與人戶出息二分春散秋斂此即今行還上之法也曰均輸者以發運之職改為均輸假以錢貸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此近於大同之制曰免役者據家貲高下出錢雇役單丁女戶無役者一樂輸錢謂之助役此類今行洞布束伍之規此

三法者我東行之或以或以近不能無弊然未若新法之騷然擾行者無他皆因其不得已而變之故也荆公既不能識時又濟之以執拗欲速遂非拒諫附會者榮立異者枯濟民之志變成慘刻法未及變而風俗先變宋代之隆於是衰矣嗚呼吾不懼變法之禍而懼夫風俗之先變也

四繁昌縣學記

古者四民各居其所以治其業士不離學農不離畝工不離官賈不離肆今也工離官而器用急士離學而人才廢此天下之通患而未有如今我東之甚者誠可慨也古者人生八歲入學至仕於朝始去之其所習所見繁而不厭何其富且美也六藝絃歌鄉射飲酒合樂養老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皆於此習焉見焉何其富且美也我東立

學非久未能備舉三代之制唯聚徒講誦而已然中世彬彬猶多可觀時有能言民國事者自近以來無復可言嗚呼傷哉太學則賴有鹽齋之資窮士所聚黌舍不曠州縣學校惟春秋釋奠一會而罷歸然廟宇而已人至老死而不見學校夫子有靈豈肯享無事之食哉余讀王文公繁昌縣學記深有感焉又讀其請杜醇先生入學書歎介甫之有志於古如此非後人之所可輕議也

五才說

才說曰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為患上之人不使其為也夫材者國之棟樑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為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為吾之位可以去辱絕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失無



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認認然以為天下實無材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愚按此三蔽之說切中自是臆行輕天下者之病豈非荆公所自道耶竊嘗論古之人君為此三蔽所誤其甚者有二人焉秦始皇隋文是也秦始皇自以才智超於百王之上以天下士為不足為也以百官為不足信也躬親細務至以衡石程書隋文帝自以才智超於百王之上以天下士為不足為也以百官為不足信也躬親細務至於衛士傳餐此兩君者可謂勤於為治矣且其聰明剛果足以有斷號令威信足以服人故終其身幸無他

變然身死未冷亂已隨至何者嗣主幼暗朝無正人大臣惟容悅之李斯逢惡之楊素而已其餘皆不肖具臣向之所謂無補於治亂者以爵祿貴富可以坐驕者也是其平日無慨然自任之意其肯臨危奮身擔國家之憂乎且嗣主習見前事而天下不敢動遂謂天下易為大權不可假人乃不謀外廷獨與左右近習臆斷庶務縱其私欲事勢至此雖欲幸安不可得矣此其所以不亡於秦始隋文而亡於二世煬帝也然則亂亡之禍誰實基之豈非由於三蔽之患耶嗚呼方老蠹鑽柱封狐穴城彼惟知營其門戶口腹而已屋折城壞且非所恤况暇闕堂構楨榦之事哉士之不幸而遇此時者其窮則宜幸而遇勵精求治之時可以彈冠矣而又有三蔽為之患然則士終無有過時也俯仰跼蹐幸免大戾而已

荆公之文根據經術尤善用昌黎不苟淘洗而自能精鍊風神從容  
結束道緊其碑誌序記諸文率多短篇而思致已足顧視諸家還覺  
支蔓矣

雜文共三十七  
錄十四

餽歲文乙卯

乙卯歲盡之夕鄉人以壺酒蒸豚置諸室奧列燈而守之金子過而  
問之曰何為也鄉人曰將以餽歲也金子曰餽之欲其復來乎曰然  
金子曰吁何子之迂也餽之而若來古人其肯先我逝乎秦繆公曰  
日月流邁若不云來漢昭烈曰日月如流老將至矣陽貨謂孔子曰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蓋自古雄俊智謀之士肆氣傲岸無所畏屈而

至於歲也智勇俱困無用武之地故如是刺刺作悲憐兒女之態終  
不免焉况二三子乎情知不來餽之何益吾將自餽乃滿引一大白  
曰餽汝一歲二十有二河南伯淳性書明義平原方朔上疏自試王  
溥蘇軾雲路展驥肇此發軔業成名遂我征斯邁孰量其至又舉一  
大白曰餽汝一歲汝飲勿辭朝聞夕死古人不欺苟就其志何待毫  
期歲不云來我不云悲請行勿顧請歸勿思鄉人相顧失笑撫掌稱  
善

松下屋秋日小集引乙丑○松下屋西  
原政榭後小屋也

中秋令節琅子名城有酒盈樽佳賓在座載撤停雲之曲爰酬白雪  
之詞問魚樂於濠梁尋鷗盟於海上十年裘褐人事屢催百里湖山  
夢魂自往吞花卧酒緬春夜之宴遊揮麈擊壺慕名流之清爽江淮

遠而馬卿未返鬢毛疎而潘岳先驚况復秋日晶晶秋陰蕭瑟登山  
 臨水撫古傷今地居四戰之場民有百年之樂田橫一去島樹盡枯  
 龍蛇之亂趙重峯先生勤倭兵於清州西門外有戰  
 場紀續碑後敗績於錦山與七百義士同日殉國南八捐生浮屠  
 猶在戊申逆變不屈死邑人祀之賜額三忠祠書生善慨空懷擊筑之  
 心故舊相逢徒切贈祀之戀感鳴蟲之應候歎癯鶴之常飢無庸離  
 合為憂聊以文辭自喜

請褒烈婦密陽朴氏旌閭單子庚午

伏以柏舟勵操曾聞古烈婦遺風棹楔褒貞自有 列聖朝美典矧  
 係舍生而取義理宜彰善而樹風伏見本府草阜面居故士人韓某  
 之妻孺人密陽朴氏出自微寒生而孝順誠敬發於容止舅姑盡歡  
 柔嘉習於接應鄉黨無間滄漭致養十年不見忘容貨畜無私一室

化其懿行迨所天之病亟顛彼吳而泣祈當拘衣髻髻之辰情文具  
 恆無斷髮毀形之異舉措得宜攀紼上山類秦良之臨穴閉門掩泣  
 邁杞婦之崩城至殞歛必誠必慎慰姑嫜載笑載言撫遺育而吞聲  
 誰知訣別給家人而弛備不露幾微乃於卒哭之晨竟遂下從之烈  
 思追舊義抱貞木而援琴不惜餘生飄輕塵而離草淪俗為之改操  
 邈矣高風行途靡不興歎烈哉是婦蓋人之異於禽獸惟在乎能擇  
 熊魚懷金石之貞諒視刀繅如樂地者求諸閨閣之中非不多矣究  
 其死生之際雍容不苟如朴烈婦者寔所罕聞况乎生同時居同省  
 目擊而稔知者乎伏惟我 聖朝扶植倫常弘敷聲教微行小善莫  
 不褒揚今朴烈婦之樹節卓異者理合表章而顯異之抑所以矜式  
 一鄉激勸頽俗伏願閣下以朴氏烈行趁速啓聞俾蒙褒旌之典不

勝幸甚

千駒加冠時祝辭

丁丑五月

吉月令辰既冠爾首兄弟具在讌樂飲酒敬爾威儀慎爾話言溫恭朝夕無忝爾先名曰裕曾字曰景魯忠實篤學聖門所與審聽訓辭造次勿忘天其錫祐俾壽而昌

記盜

千駒加冠之夕有盜披藁墻入室中至朝見有物狼籍棄於竈下於是覺之家眾譁然而驚檢其箱篋夫器皿釵釧若干事及米三升麥一囊老妻悶然歎曰無之是何偷兒之入吾室也余曰君謂偷兒畏吾家而不入耶是殆不然自吾來此以後不聞有偷竊之警者以吾家中所存不過弊薦窳器無一可欲之物抑且幸而不入也今者有

杯杓小宴借人之器而內之扁鑄之固外無藩籬之限尚晏然不以爲意夫狡焉伺其僂僕者何地蔑有一入而無備則必且再入慣我門逕知我易與雖弊薦窳器吾豈得安枕而有之哉貧不可恃寇不可玩吁其戒之哉

記貓偷鷄

己巳春余在楊根之歸川新寓於梨下草屋畜一犬五鷄暮年犬大如豹鷄雛滿庭家人喜甚已而犬斃鷄爲野貓所侵殆盡家人懼形于色余曰無傷也此吾貴徵也昔有公儀休者魯之賢相也其言曰身爲國相而與小民爭利不可遂拔園中之葵君子以爲識體傳曰畜馬乘不察鷄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天其或者使我不以小利爲利乎何懼之有家人不信而嘻之癸酉夏僦居于京城北山下猶攜

鷄犬而往畜之凡五年未嘗一給肴饌之用而或病或失丙子秋隣  
 貓日竊一鷄惟一雌得免翌年二月子十一子有狸夜執母鷄去家  
 人憐其孤响溫而養育之稍長置籠於窗外夜貓入盡殺之惟餘三  
 雛時余官春坊夏月例得受頒水家人見水婢笑曰夫子嘗云伐水  
 之家非此之謂耶吾固疑牲畜之不繁也

蝶懼蛛網訴判

朴元澤作蝶懼蛛網  
 訴示余戲題判辭

判曰天地無私莠良咸育彼老蛛之設網亦微物之任機不畜害心  
 焉能求食苟有智者宜思避之虎視耽耽穿必難免鴻飛冥冥燬安  
 所施惟爾質本輕颺性又狂疎况有偷香之愆固念執彈之戒寔滄  
 浪之自取奚天人之足尤

擬唐太宗安市班師時諭政府詔 己丑

蓋聞吊民伐罪無間裔華勸忠獎能固有內外頃以高麗小醜弑君  
 虐民負固陸梁敢稷王命爰移師旅用顯天誅兵刃所加勢如破竹  
 白巖蓋牟遼州等地盡入版圖惟茲安市孤城據險不服至于六旬  
 察其守禦方畧頗有條理且受困如此而該城主毫無貳心此中原  
 將帥之所難近世堯君素之儔也盡忠所事固不當若是耶去月高  
 延壽十五萬衆潰於城下自此平壤援兵必不敢到惟此彈丸小城  
 何憂不克第念千旬之弩不為讎鼠發機萬乘之尊不與匹夫角力  
 茲遵越王式蛙之義用班夏禹征苗之師今賜安市城主縑百匹以  
 勸為臣惟爾政府將朕此意曉諭該城主以明朕所欲誅者惟泉盍  
 蘇文一人若該城主可獎而不可誅也且聞此人不就泉賊之徵泉  
 賊屢攻不下意其忠於高氏欲討泉賊而力未能者也今守城拒命

是乃為泉賊盡力無益於高氏盍與王師共滅泉賊以安高氏之社稷  
不美哉想其見識原不到此朕甚惜之安高氏之社稷  
楊名萬春泉盍蘇文既裁君自為蘇文遣將攻之不城王及唐師至城  
安高氏之社稷  
既又竭之力守樂能非天下之兵蓋忠所事死於官守之人然唐師  
難於泉氏豈城之主之木心我無以暴白人臣不幸而遇此變亂之世進退兩  
也過安市城有詩云千古難明心事功成秘為莫離支蓋傷惜之意  
政府詔一通以示之

代泗川儒生請報邑人朴漢弘孝行狀 庚寅

伏以孝者是百行之首善人為一鄉之稱生於詩禮古家尚襲世傳  
之訓今焉刀筆微品乃有篤行之人伏見本邑人朴漢弘孝友根天  
清介拔俗奉公則精白一心事親則怡愉養志年纔九歲入後於宗

家事其所後偏母極其誠愛每得甘旨不敢自食必懷歸而奉其母  
其篤孝之性已自髫齡而有過人者矣與其生父母居隔一牆溫清  
不怠所居舍甚弊其父為買新屋於稍間之地漢弘不忍離側涕泣  
固辭遂構一屋於其側而居之其父性嚴每有責讓輒悚息立於戶  
外終日至夜俟父怒解然後乃退凡所以慰悅親心者靡不用極常  
曰平生樂事無過於得親之歡心與其弟嘗同學於家塾其弟充知  
印當入役於官漢弘度不可免乃曰知印苦役也吾弟才美方有志  
於學不可廢也請以身代之聞者美其有讓及長補小吏所得雖尺  
寸之微未嘗自私必待其親分賜然後乃敢受而用之其父母病藥  
膳必先嘗至以手掌承羹盡心救療歷年靡懈雖造次人不見其情  
容居喪柴毀泣血居廬枕苫雖盛暑不脫經帶京外晉史例皆起復

行公人有勸起復者漢弘慨然歎曰親容人所自盡吾既不能自盡於心又敢廢先王典禮其於人理何及容畢或勸令入役漢弘乃垂淚謝曰曩為親在故欲得斗米伸一日之養耳今親已歿雖享萬鍾將誰為榮乎遂不復就役每過其父平日所居之堂必鞠躬如有所致敬其父所坐卧之處不敢當席而坐至老猶然及病革臨歿悽然自傷曰孝之大者在於顯其父母如吾者將以何顏拜先靈於地下乎又顧謂其子曰古人云勿以善小而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吾平生服念斯言今以遺汝曹汝曹其勉之既歿之後一邑之人無知與不知皆為之歎惜曰孝子逝矣善人亡矣此可以見公心之不泯也傳曰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夫鄉曲稱孝不為無人至於愛敬俱備動合古人如朴漢弘者蓋罕有焉為親懷果陸續之誠也肉

袒謝罪石建之風也承冀忘穢黔婁之行也縱弟遊學陳伯之友也不敢當父之位杜延年之敬也母歿而不就辟毛義之操也有如此行誼而拘於門地蔽於鄉曲生不蒙殊常之褒死不施旌表之典其何以樹風聲而勸末俗乎生等不敢沒人之善不避猥越茲以撫其事實相率仰陳伏惟城主閣下俯察輿情敦獎風化將朴漢弘特異之孝行具報巡營以為轉達 天陛得蒙棹楔之恩不勝齊祝之至

講舊會趣旨書

國家自甲乙以來新舊抵觸政界屢變風雲慘淡憂時有志之士冒險蹈難以一身為犧牲誓欲盡人事而回天心其事甚艱其禍彌烈覆轍相尋之死靡悔死者流血伏屍為世大戮生者奔竄顛沛淪落天涯無復生還之期恭遇我 大皇帝御極之初恩詔渙發霽澤有

流荒濱枯槁之容異域飄零之蹤咸得聚首輦轂復見天日然其壯  
者已老老者已死人事之變寧不愴盡竊念吾人辛苦風霜萬死一  
生數十年同患難之誼雖百世可講而或恐親愛之情日久寢衰思  
所以聯合同志永矢毋忘此講舊會之所以作也凡吾會中之人雖  
臭味不同行藏或殊其為國獻身之誠則皎如白日生死一般宜不  
變素志勿以往事為戒各輸熱血共成團體益堅愛國之心克盡後  
死之責此本會之主旨也古人云數見顏面情重昔時此人情之常  
然也茲於每月訂期一會以杯酒相勞講討舊誼交換新知會規做  
鄉約之意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祛其繁文壹以  
誠愛相接視之如骨肉守之如金石爰及後世子孫毋渝此意

書贈河合子庚戌

人於天地參為三才任重道遠戰兢自持心地噉然吾將誰欺爾雲  
上征超絕浮埃願言思子德音無遠不緇不磷歲寒為期

檀君降世開極日慶祝詞

皇皇神祖穆穆天宮無聲無臭降厥民衷旣形旣色萬物咸覩肇闢  
鴻濛迺眷東顧白岑屹屹爰有樹檀甲子小春帝降自天生我教我  
百廿四年啓邦建極實維戍辰帝返于京子孫千億洋洋在上鑒視  
善惡無存彼我無分區域大道無偏同歸化育在天曰神在人曰保  
天人一致萬化攸宗敷教五條協民于中無曰悠邈千載隔晨無曰  
高遠及爾遊行自古在昔先民有則家尸戶祝虔誠靡忒世遠忘本  
神不降福普天之下誰非同胞各懷一方干戈相交帝庸悲愍誘其  
良心申明舊教渙發德音蘇枯起甓醒聾瞶昧化日東昇照臨四海



孟冬維三聖節重屆天宮有佮衣冠濟濟秉心默禱感通無間皇祖  
悅豫降福衍衍

檀君御天日祝詞 辛亥

於乎今日維我神祖御天之日也下土雲仍駿奔走于天宮之中一  
心虔禱伏惟洋洋在上陰隲下民救拔於火燄之坑啓迪於文明之  
域歲無水旱人無天札使普天之下咸被仁恩共遵大道白山之高  
萬歲不寯鴨水之長洋溢四海於乎不忘神祖之德之崇

佛教贊化會趣旨書

昔在三國時人文未闢自佛法東來始有文字之教新羅名僧圓光  
以忠孝教郎徒貴山第項惠亮以功業勉居叅夫皆成國器名垂竹  
帛至高麗時王公貴胄半在緇林庚癸之亂文臣被剝逃禍盡投祗

園後進欲開學問之要者皆以僧為師當時佛教之盛可以想見麗  
氏之季辛髡亂政為國人所患並斥佛教自是佛教寢微至于五六  
百年之久名利寶坊蕩為邱墟十不存一可謂衰替之極矣然林下  
諸老宿尚能守其家風不絕如綫臨濟下三十八世燈燈相傳至于  
寶雲本葉禪師闡明圓宗之旨現住京城之覺皇寺講道演化覺皇  
寺今之選佛場也寶雲慨象教之不振思與一二同志扶起墜緒紹  
述宗風克復舊日之盛其志甚嘉而其事甚艱夫佛法世外之教也  
無涉於國之政治時君世主不務仁政妄希福利自招亂亡是豈佛  
法之罪也哉夫佛之為教惟以慈悲為主苟能善用之則如圓光惠  
亮之教誘後進裨益於世苟不善用之則如辛髡之專權亂政為佛  
門之罪人也今寶雲之志惟望時人取其善用之道而用之廣設學

校於山門研經之外兼治時務俾成有用之材此誠普渡之慈航也  
且本國多溪山邃谷綠林之所常聚官令之所不到故自羅麗時多  
建塔廟以鎮之非徒為僧侶之家士子於是焉讀書修業遊人於是  
焉怡神養性草樹蔥蒨磬鐸相聞盜賊屏跡森林滋長今為一望荒  
廢所在童濯雖有殖林之令奈鞭長不及若使諸山僧徒各自保管  
遵地方一定之規則守護惟勤不十年而材木不可勝用遊人士子  
可得棲息休憩之所又豈非有益於世者乎伏望有志君子同情贊  
化俾慈雲法雨普沾東土焉

教化論

人之習性雖相遠而其性之本善則同各教之宗旨雖殊而其所以  
為善則同夫人無所守則無恒心無恒心則流於放僻邪侈教者所

以勸人為善而守其恒心者也是以王者因其所同而存其所守使  
之各保恒心不陷於惡而已未嘗以異教而斥之也秦西諸國亦知  
人心之不可強制故許人民之信教自由又從而保護之遂為世界  
通行之規人知此規之出於秦西而不知先王之道本自如是也孔  
子曰攻乎異端攻當作改斯害也已又曰有教無類又曰吾之於人  
何毀何譽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人之忠厚不迫範圍  
廣大如天地之無不覆載非曲見之所可擬也孟子之時楊墨為害  
孟子辭以闢之猶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然而楊墨之道未嘗  
廢也後之主修煉者皆楊氏之流也主兼愛者皆墨氏之流也至今  
並行彌滿一世安在其能廓如也漢武帝用董生之言表章六經罷  
黜百家以伸春秋大一統之義然漢世之治術不純黃老申韓之學

緯書不經之說錯行乎其間而儒教反微安在其能一統也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小德川流者指萬類之不同也大德敦化者指包萬類而歸於大同之化也優優乎大哉無偏無黨王道蕩蕩非皇極之道乎若黨同伐異示有偏袒非王者之政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或曰子於往日亦為闢異之論今忽反是何也曰藉教而害於心術妨於政事闢之可也若謹守其教而不失恒心皆吾同胞之良民可以驅而之善何為闢之哉近日中華人欲以孔子之教為國教各教以有偏袒之嫌羣起反對於是為孔教者或不能無憾然聖人之道至大無外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今限之為一國之教不亦小乎宜致反對之咎也

改嫁非王政之所禁

或曰女子從一而終何謂也曰古者男子得有妻女子唯一夫而終夫之身不敢貳之故曰從一而終曰夫死不嫁古之道乎曰古亦有之若共姜之貞操夏侯令女之苦節著之經史不沒其名者為其特行也若夫死而年少無子者三年之後可以改嫁亦守從一之義此王政之所不禁也曰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訓民以義納民於軌終不以非禮之事教民行之瀆亂風化也孟子述公劉之德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可見當時人人皆有室家之樂矣文王之治岐也先施四窮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可見少而無夫者自當改嫁而有依托之所不在恤窮之例也古者婦人有七去之惡均非大過而動輒黜去者以有改適之路也不然則何忍以微眚薄過棄絕恩

義永作被黜無依之窮民乎且禮有嫁母出母之服若非時王之制安得著之禮經乎以是知改嫁非王政之所禁也非獨周制為然遍考東西洋古今歷史無此弊法獨我東有之國初議制之臣因一時之嫌率意妄作為改嫁子孫勿許清官之法自是五百年之間夫死者人人守節名義雖美其實戕害天理滅絕人紀莫此為甚其所以為據者不過王蠋之烈女不更二夫一句語也夫烈者過於人一等之稱非女道之常訓也王蠋者戰國時殉名好氣之人非讀書明理之士也其言出於一時激昂之辭而無稽於古典奈何後之人奉若金石遂錮一世之青孀慘無天日是豈先王不忍人之政乎今一二有識之家欲矯謬習猶顧畏俗訾不敢昌言斷行而徃徃不免有鶉奔之譏曷若明行再醮之禮使人人有室家之樂可以補人道之缺

而召天地之和豈不美哉余故曰仁政必自改嫁始

玉食辨

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蔡傳及諸家說皆無明解玉食之義蓋以精鑿之飯為玉食也漢晉諸書引用玉食皆如此余心嘗疑之夫精鑿之飯人人之所共得也豈獨王者得食而他人皆粗糲乎孔子食不厭精孔子亦僭乎必無是理也記曰君子比德於玉夫玉者溫潤縝密具十美之德故君子貴之意者天子之當食也必置璧於前目視玉色耳聽樂聲使心志和悅無飲食停滯之患此之謂玉食其禮重大非臣下之所敢擬也故魯禮天子飯舍以玉蓋象生時之玉食也大夫以下舍以貝珠不敢用玉避僭也左傳晉文公出亡過曹曹君不禮之賢臣僖負羈私饋焉飯

滄置壁文公受滄而反壁杜氏註以為文公不貪貨寶非也負竊知  
文公反必得國故欲澆自結納陰以人君之禮待之文公謙讓不敢  
當故反之亦避僭也觀此則玉食之義可知也

雲養集第十六卷終

